

# 人海燈

月刊

第三卷第五期

五欲場中種種惡緣，如弗  
渴到火能放一念歸土死  
心一念中生蓮甚難得也！

——悲山大師語

菩提草 悅西法師著

本書有佛學論文，有雜感小品，莊諧並雜誠百  
讀不厭之佳作也。定價肆角

石火集 竹摩法師合作

本集二師近年詩稿，寫景言情，各有其獨到  
處不可不讀也。道林紙印 每冊三角

靜賢全集 靜賢法師作

本集有論文，詩歌，小說，信札，雜文，作品  
頗有曼殊風味。定價肆角

海萍詩集 通一法師編

本集共收僧伽居士廿餘家作品各有特殊作風，  
亟宜一讀。道林紙印 定價二角

名山遊記 何張蓮覺作

本書可作佛教文學讀本讀，亦可作佛教史地研  
究。

道林紙本 每冊三角 報紙印本 每冊貳角

# 本刊叢書

以上六種合購，減收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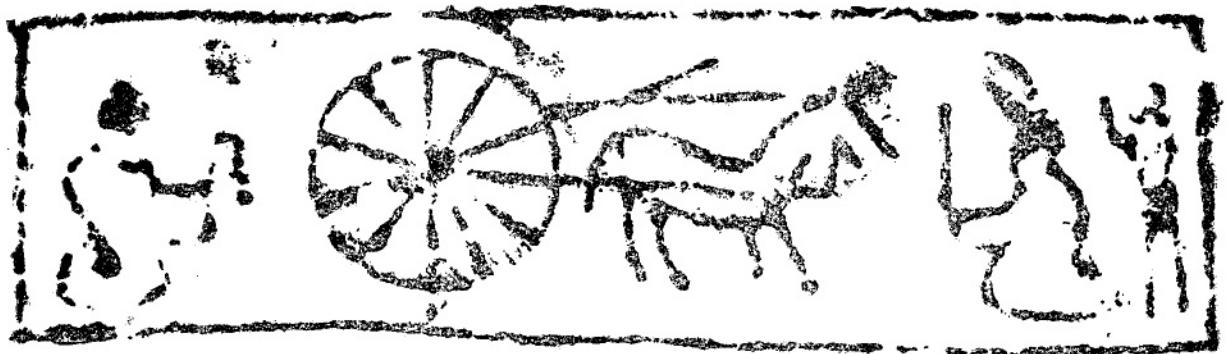
本集集嶺東佛學院第一屆畢業論而成。  
每冊陸角

〔 色言論公正特印刷精良消息靈通  
銷路最大 量無德功 閱定紹介 〕

全年定價五元

社址：上海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全國佛教徒 不可不看



## 第 三 卷 第 五 期 目 錄

社 會 — 從一張傳單引起的感想  
論近年來同盟會員的信佛

短 談 — 為肉食者聊進一言  
法無取捨

兒童節與佛教兒童教育問題

從學生救亡運動說到僧青年的護教

怎樣處置現前的我和現前的世界

人生與佛教(續完) — 寄塵老法師講 —

世界安立論 — 繼 —

僧伽與造林

遊棲霞山記

破了沉默訴與關心我的師友

歸來

淒語

對於本刊的一點意見

海吟集

木 覺 寶 行 痴 公 獸 莊 善 西 記 先 華 聲 覺 萬 莊 望 福 化 慧 碧 慧 萬 泉 選 泉 榮 峯 雲 聰 覺 何 張 蓮 覺 萬 泉 莊

# 從一張傳單引起的感想

木公

上月鎮江發生金山方丈霜亭被鎮江縣政府無理拘捕的事件，消息傳來，各方爲之震驚不已，從佛教大局說來，對這事，我們應當有扶持正義的表示才對；可是，佛教徒向來不及回教徒那末有勇氣，無論碰到什末事，不論有理無理，對付的妙訣，都是忍辱負重自認晦氣，這是够痛心可憐的事！

霜亭方丈此次被捕，外間頗多揣測之辭，釋放以後，金山寺全體同袍，認爲這事冤枉得太「那個」了，爲了出氣，爲了表明真象，居然打破其從前不立文字的紀錄，由一位多少喝過一點墨水的禪師動筆，寫了一篇大作，題目叫做「金山方丈霜亭被誣下獄僧衆感言」，印出了散寄各方，這種消極的剖白，誰也不能反對說是多事，我讀了這篇大作以後，覺得有許多的話要說，現在不妨拉雜寫出：

的同袍們看來，無異洪水猛獸，從前各大叢林將寄贈的現代僧伽原封不動攢下紙簍不算，而同時還禁止大衆偷看，以免新思想的傳播。現在，時代變了，從前最反對文字的禪宗大德因爲環境的需要，居然也幹起發傳單的工作來。這真不能不算是種空前的特別現象！

俗說知已知彼百戰百勝，這事本有十足的理由，可以喚起人們同情的，可惜被這篇大作弄得減色了，人們看到這篇傳單，除了同情霜亭方丈無端坐監以外，更會引起輕視佛教徒的念頭來，我不敢誹笑這位捉刀人的率爾操觚，更不敢譏刺這位捉刀人的率爾操觚，更不

寄語叢林中的大德們：要得別人恭敬，尊重，信仰，必先自己有可恭敬尊重，使人太看輕了文字的一回事，隨便寫好，隨便印發，怎會不弄出笑話？老實說：你討厭文字，誰也不能逼迫你去研究牠，但你覺到需要牠，倒不可不細心斟酌一番，自己程度淺，不妨請教通人，這樣隨便印出，未免太不成話，讓

人家笑我們僧界無人。其實鎮江成千僧人之中，通人狠多，只可惜這位捉刀人太看尊了自己，所以才使我們全體僧伽丢了這末一次臉子，假使對方以爲我們僧伽的程度不過如此，那豈不是糟了？

禪宗向重心地參究，對於其他各宗向來有點輕視，談到向外宣傳，更是他們所反對的。然而感言中有「輕者不知教義，是教徒欠宣傳之故也」的兩句話，這不啻是禪宗大德們掉在時代輪子以後的追悔的呼聲，我們覺得非常興奮！

寄語叢林中的大德們：要得別人恭敬，尊重，信仰，必先自己有可恭敬尊重，使人太看輕了文字的一回事，隨便寫好，隨便印發，怎會不弄出笑話？老實說：你討厭文字，誰也不能逼迫你去研究牠，但你覺到需要牠，倒不可不細心斟酌一番，自己程度淺，不妨請教通人，這樣隨便印出，未免太不成話，讓

有相當理由？現在爲了證明事實起見，將原文附刊在此，請讀者首先注意標題，然後逐字讀下去，恕我不再一一指出「欠亨」之處了！三，十寄于揚州。

### 原文：金山方丈霜亭被誣下

#### 獄僧衆感言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特來警士一百廿餘人，將金山江天寺圍困，聲言奉縣長張清源命令，收查煙具，不由僧人分說，各處收查，查無所獲，寂然而去，越兩日，復來警士六人，謂霜亭是煙犯，遂將金山方丈霜亭逮捕，至縣府，不加聞問，即收入大禁，次日亦不提問，適有警備司令項君得聞，深以爲異，令縣府將霜亭送戒煙局試驗，以正是非，於是縣府始將霜亭送局，僧衆聞此，不勝驚奇恐懼焉。金山佛教之規模，爲中國第一之勝稱，雖吸紙煙者，亦不共住，規模嚴厲，中外咸知，霜亭爲金山之首領，即道德之模範，而有違法之嗜好，誠奇事也，斯事若爲外人所聞，必曰，中國宗教之首領，爲國人道德之模範，且有違法之嗜好，其諭人士之行爲，亦可想而知矣，如是玷辱佛教甚，亦玷辱吾

全國父老及一切人士甚，僧衆聞之，能不恐懼者乎。霜亭和尚，在局試驗五六日，經局長證明，非烟犯，實在被誣，遂轉縣釋放，霜亭和尚非烟犯而被禁，益顯清淨不染，如文王拘於羑里，如孔子厄於陳蔡，辱非辱也，世間最爲辱者，無理之行爲，不辱而自辱，是爲至辱，有理者，雖死亦不爲辱，是以衆僧歡迎金山方丈霜亭回山，合並將霜亭和尙被誣之經過，奉告吾全國父老及一切人士，以免訛傳，至於誣者是誰，及其是非，自有公論，僧衆不願與聞，但誣者，不知誣霜亭和尚即摧殘佛教，又不知佛教非可摧殘，誣者不知教意，是教徒欠宣傳之故也，今將佛教非可摧殘之意旨，略告於誣者，兼告吾國人。

佛教爲衆人之所宗仰，故亦名宗教，凡是宗教者，皆以道德爲主意，以匡合人心爲作用，以悠久國家爲效果，所謂國家成立，必須匡合人心，人心久合，必須道德教化，或有勢力錢財雖亦可結合人民，偶然而已，必不能悠久也，大之如此，佛教非可摧殘，於此概可知矣，吾國人士，爲國心重，觀宗教不能直接利益國家，遂以冷眼視之，所以不提倡宗教，而加以摧殘，譬如不識珍寶者，直求衣食於珍寶，珍寶不能作衣食，即以珍寶爲廢物，不識珍寶者，以廢物視珍寶，而珍寶遂以廢物還不識者，不識者不知珍寶之作用，而珍寶之作用遂無處用，寶者寶，劣者劣，悲哉！是我所以告誣者，兼告國人也。

有兼顧之心，亦不堅固，寡爲衆化故也，歐西海東諸國，皆有宗教匡合人心，如暹羅，緬甸，日本，諸國，皆以佛教爲宗教，英，美，德，法，諸國，皆以耶教爲宗教，此諸國人心合而國所以興也，印度摧殘佛教，所以亡國也，猶太摧殘耶教，所以國滅也，總而言之，凡國之興者，莫不摧殘宗教於未亡之前，國之亡者，莫不摧殘宗教於未亡之前，誠諸世界各國，可信言之不誣矣，夫教與國興，教亡國亡，其何故耶，蓋提倡宗教者，即匡合人心也，摧殘宗教者，即離散人心也，人心合故，所以國興也，人心離故，所以國亡也，宗教與國家，在直接上全無問題，間接上之關係重大之如此，佛教非可摧殘，於此概可知矣，吾國人士，爲國心重，觀宗教不能直接利益國家，遂以冷眼視之，所以不提倡宗教，而加以摧殘，譬如不識珍寶者，直求衣食於珍寶，珍寶不能作衣食，即以珍寶爲廢物，不識珍寶者，以廢物視珍寶，而珍寶遂以廢物還不識者，不識者不知珍寶之作用，而珍寶之作用遂無處用，寶者寶，劣者劣，悲哉！是我所以告誣者，兼告國人也。

# 論近年來同盟會員的信佛

覺盦

杜甫句云：『不堪人事日蕭條。』吳梅村句云：『中年哀樂過於人。』俱足爲現在同盟會員詠，凡屬同盟會員大都已過中年，同盟會員祇有日漸蕭條，再過十年廿年，恐怕零落殆盡，試看某一位會員去世，總有許多老輩用感舊傷懷輓聯詠詞去弔唁他，所謂借他人酒杯來澆自己胸中塊壘，心理上或者沒有別的感覺，『逝者如斯，』死神總有一天會降臨到自己身上來，此種感覺，相信必不能免。古詩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輪到我。』就是描寫一般人對於『逝者如斯』的感覺，同盟會員又何能例外？雖然多數會員有此感覺，也許並不是畏死，本來革命黨，沒有一個是畏死的，畏死斷不會做革命黨。

說到同盟會員最初入會加盟，爲的是甚麼？甚麼是他們的出發點？無他，博愛而已！因爲博愛之同情，故不惜生命，不顧利害，而與志同道合者，謀施其大無畏之精神，爲主義，爲人道，爲國家，爲義勇奉公，乃至爲一切有情，準備犧牲自己一切所有，向光明之路前進，此種精神，到今日依然無缺。有人說：同盟會員多數信佛了，消極厭世了，昔日叱咤風雲的氣概，如今似日落崦嵫，英雄垂暮無能爲力了。昔日不屈不撓的志向，消失殆盡了，此真不明佛法的道理，更不明同盟會員信佛的心情；佛，爲自由平等博愛的倡導者，指示人斷惡修善，以戒定慧爲修持之要素，晋道安和尚比丘尼大戒序曰：『世尊立教之法有三：一者戒律，二者禪定，三者智慧，斯三者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戒律爲斷惡之干將，禪定爲絕分散之利器，智慧爲齊藥病之妙醫。』人能把握着此三者，無往而不去闡揚明，轉迷懷着滿腔熱血才發出轟轟烈烈革命的情緒，亘古亘今，無中無外，凡革命黨人莫不如是，世界必無冷酷寡情的革命黨，真革命黨必非冷酷寡情之人，我不敢

佛，終不於此取泥洹。』又地藏菩薩誓曰：『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其願力何等宏大？試問誰能有此推己及人的悲切，入地獄救衆生，唯佛能之，佛不唯入地獄。且常住地獄，不唯常地獄住，且常樂地獄，不唯常樂地獄，且妙嚴地獄，其博愛可謂無與論比。惟革命黨懷捨己救人之心，抱犧牲自我而爲大我謀幸福之念，始足與佛旨吻合，所以成仁取義，赴湯蹈火，前仆後繼，視死如歸，莫不得力於微妙之佛學，其一種大雄無畏之魄力，真足憾天地而泣鬼神，所謂同體大悲的心情，當時具足。總理嘗云：『革命之成功乃靠一般人心力所造成。』此之心力，非共趨一的之博愛而何？又云：『宗教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又曰：『由信仰而發生力量。』總理皆有所據而云然。

同盟會員無一個不有其真性情，因爲他們的出發點？無他，成覺。佛者，覺也；佛爲先知先覺之鼻祖，故稱佛爲大覺尊。佛之博愛，偉大，真革命黨必非冷酷寡情之人，我不敢

說同盟會員絕無消極厭世而信佛者，但我敢說多數却已消極虛榮，而積極別謀救世方策，眼見人心陷溺到這樣田地不如轉換方向，專從人心上謀根本的救濟，殆亦本着總理所謂革心，所謂心理建設的辦法，所以近來同盟會員信佛之多，大抵以此，再即一般人亦謂黨之精神，斬喪無遺，求像同盟會及中華革命黨時代蓬蓬勃勃氣象，千萬分不及一分，以總理艱難締造之黨，今竟四分五裂，互相植勢，派別紛歧，且有人公然放言：「應該眼前只顧邁步向前，絕不應該回憶過去歷史。」這是甚麼話？既不回憶過去歷史，總理一切遺教，豈非贊疣，平日最關心黨務的同盟會員，看到這樣情景，多數興悲長嘆，甚而灰心短氣，對於一切時事，不問不聞，猶以華僑為最。然而灰心自灰心，不過一時悲觀而已，斷不致於消極到底，究竟關係既深，終難恝忘，况前塵舊事，猶在目前，感于昔日之患難同志，今已七零八落，人孰無情，果真此心絕不回顧前塵，則其人與土木瓦石無以異，是故前塵絕不回首猶可，偶一回首，又覺從前許

多知交故舊，或拏擲頭顱，或傾家破產，或他鄉流竄，或海外逋逃，在當時艱苦備嘗，安之若素，迄今思之有何意義？結果弄至國不成國，徒賺得多數不相干者高車駒馬，縱橫睥睨，盤據樞要，凌轢人民，終日狼狽為奸，幹其賣國的勾當，試問有血性者，何以堪此？豈真心莫此為甚，更難堪者，常聞人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乞食」來相嘲笑，試問窮途落拓吹簫吳市之老同志，何以為情？雖然在個人早已存犧牲一切之念，何曾絲毫希望酬庸？但在尋常社會交情，敬老憐貧，恒有互相存問，何況同生死共患難者乎？可見昔日講氣節講道義者，多已趨炎附勢之徒，所謂黨德黨魂，而今安在？真有『四海已歸新雨露？六朝空認舊江山』之感，因此同盟會員近來多數皈依佛者又一原因；總

力解脫諸苦惱，或則欲憑佛力懲惡，或則欲憑佛力懲悔諸業障，或則欲憑佛海，種種希冀心，在所不免，不慧以為從茲以往，如果能息一切名心，官心，慾心，貪戀心，貢高心，人我是非心，猛省前失，啓發後人，奮其大雄大力，振薄俗，勵名節，於人心世道專謀根本的救濟，總算人生數十年絕大之盛事，祇管放眼看作孽者將來結局何如，不必為之，談理智講情感說因果，同盟會員信佛，諸善知識，其亦不以斯言為迂腐乎？

華僧法師：

信件俱收到，過獎甚愧！某團組織動機固不純正，誠如座下所指摘者；但以事關國體，不必自起糾紛，資人笑柄，近該團已分化

，吾人靜觀其成績足矣，來件擬不發表，手此奉覆，即候

教安！

通一敬答

# 爲肉食者聊進一言

笑痴

世間上最殘酷不仁德的事情，莫過于是「殺生」了。活躍躍的生靈，無故爲人們捉到刑場上，「利刃剖腹」，「尖刀刺心」，「剝皮刮鱗」，「斷喉劈殼」，天啊！這是多麼慘痛的一回事！人們都有「一指納沸湯，渾身驚欲裂，一針利已肉，偏體如刀割」的感覺，而一切生靈也是和萬物之靈的人類一樣的具有感覺性，只是有口道不出牠們身臨宰割時的痛楚，其實又何嘗不是眼淚向肚裡流呢！

人們是貪生的，要知道一切生靈也是怕死的：鳥雀見羅網驚飛，虫蟻知沸湯迴避，山羊聞獅吼心驚，老鼠感貓啼膽慄。子愷先生曾有一首自題漫畫詩說：「魚死向人哀，鷄死臨刀泣。」這足以証實有機物在生存的大道上愛生厭死的心理也是天賦的。可惜牠們爲愚痴所蒙，形骸所限，所以作了人類的犧牲品，不然，牠們爲生存計，也會奮起抵抗的精神，與人們激戰一場，分個雌雄！

我有些不明白，口口說「仁，孝，忠，信，」聲聲道「禮，義，廉，恥，」的人類，爲什麼做出這殘傷生靈不仁慈的事情？二千年前一位明達諸法本真的釋迦牟尼，在他的聖言量——十二部教典——裡告訴我們說：「凡殺生者，都爲人食，若人不食，亦無殺事。」不錯，事實就在我們眼前，屠殺生靈唯一的目的，就在供給人們一餐美味，爲這一餐美味，——其實是血肉腥膻的臭味——斷送了若干生命，使若干生靈受盡刀割油煎的痛苦，捫心想一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怎能忍心下咽呢？孟子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說：「吾不忍見其觳觫，無罪而就死地。」不知道一般肉食的人們，又是怎樣的作想？怎樣的用心？

如果有人去問肉食的人們：「你們爲什麼要肉食？肉食究竟有什麼好處？」我想他們一定是毫無疑滯的答道：「可充飢呀！果腹呀！營養身體呀！補益健康呀！」這番話粗粗的聽來，似乎也有一半對的，可是，若細細的思量一回，便覺得不成話了。難道五穀和蔬菜不能充飢？果腹？素食的人都是骨瘦如柴？萎靡不振？真的，這般的答語才使人莫名其妙啦！肉食的人們呵！快快的自覺吧！世間上的大惡就是殺生，造下了殺生的罪業可不是玩的，將來必定于生死道中長夜馳騁償報受大苦惱的！站在佛教的立場上，以三世輪轉的因果循環律觀察人類及獸類，通同是互相做過親生眷屬的，現在因爲隔胎之迷互不認識罷了，今世我們當作肥甘美味的肉呀！魚呀！誰敢說不是我們過去的生身父母？親切眷屬？佛陀在楞伽會上說：「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在生死中，輪迴不息，塵不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乃至朋友，親愛侍使，易生而受，鳥獸等身，云何于中取而食之？」唉！相殘相食的世界，恐怕永久是相殘相殺的了！

我們知道了，肉食無異乎殺生。殺生的行爲，一面是作下了彌天罪惡，踏入苦海漩渦自受其辱，一面還影響到人世自安和社會的寧靜啦！因爲，今日的天災人禍，強爭惡戰，都是殺生賜給我

們的成績呵！古語說的好：「欲知世間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的確，刀兵之果，是由殺生之因所招致的。

以上一大段嘻嘻噠噠的話，聊告一般肉食的人們，至于素食有何益處，我也不願多嘵舌了。現在我把子愷先護生畫集最後的一段素食與肉食比較的利害關係，抄來以作本篇的結束罷！

『素食的長壽，肉食的早衰。』

## 法無取捨

### 寬行

教海汪洋，深廣不可以聲色；寶山崇峻，高削其何以登臨？不可以聲色兮，唯取於自心，心証而萬事備；其何以登臨兮？獨特乎妙用，用會而神通開，萬事備，則渺滄海於一粟，深廣無以矜。惟此至寶，將于何求？經中耶？遍解脫要津也。

寬而不可得！論中耶？搜括從未一見！律中耶？碎篇總未寓目！三藏浩瀚，初無此物；世間異論，更無所得。世出世間，法與非法，經此推索，齊成糟粕！金剛經云：『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世尊慨言：『在斯乎！故魚兔得而筌窮忘，實相上乘匪在紙上；此皆爲智者道而爲昧者惑也，今之守株桑門，迷督俗士，徒知執指忘月，玩文乖義，豈不悲乎？豈不悲乎？其能有警於斯文！

素食的嗜慾淡，肉食的嗜慾濃。素食的神志清，肉食的神志濁。素食的腦力敏捷，肉食的神經遲鈍。素食的持久力充足，肉食的持久力缺乏。素食的血液清，富于抵抗力，肉食的血液濁，易生痛瘋症。外國各體育會舉行的時候，統計各項運動員，佔優勝者多屬素食的人，這就是個明証。』

然而實相般若必有待于觀照般若，觀照般若必也由乎文字般若而起修也；是文字者又不可離也。蓋心也，用也，雖良足於一身，然欲其妙也，神也，必須外緣爲之助，外緣維何？其唯佛之經教乎！依教以明理，明理而起行，行滿而果證；果證矣，何愁心之不妙而用之不神耶？然則法其可捨乎？不可捨也！自覺有恃乎經教，覺他有恃乎經教，法其可捨乎？不可捨也！故淨名經云：『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天女暢論，洵不然耶？今之口頭禪師，名字宗匠，動輒語人曰不立文字，雖然說相，豈不謬乎？豈不謬乎？其亦有愧乎斯文！』

綜上所論，前則一法不取，後則一法不捨，一法不捨，一法不取，二經儼然對峙；吾人何以適從耶？憶古德有云：『萬象遇之不逃其形，一智照之纖塵不立，』實爲二經寫照，或能抉此旨耶？是以法法含彰，頭頭是道，森羅萬象總自在；念念寂滅，心心照理，粉碎虛空一事無之妙境，善讀經者，乃能得之。余感而作斯論！文字如此，色心譖法，煩惱菩提，莫不皆如也，智者當以三隅

# 兒童節與佛教兒童教育問題

化莊

『據人家傳聞，西洋在十六世紀發現了人，十八世紀發現了婦女，十九世紀發現了兒童。』這是知堂先生的話。號稱開化最晚的我們中國，發現兒童却是較近的事。我國歷來對於兒童的觀念卻很漠視的，不過認為是一種未成人的小東西罷了，既談不到地位，而且受着各種束縛，不能使其自由活動，發展，像一隻囚在牢籠裡的無辜小鸟。生在我國過去的兒童，誠是大為不幸，英美等國，前數十年即組織了專門研究兒童學的「兒童學會」，專做各種為兒童謀福利的事業。以此，可推想到他們的兒童是被人愛重的，生活待遇也比較優異。現在英美等國所以躍為強國者，是因其有強勝的國民，而現在強勝的國民，即過去受了相當訓練的兒童也。我國陡然覺悟了此點，一經先進者呼之於前，得衆人應和於後，現在也注重兒童了，且從各方面進行，致力於造福兒童的，種種事業，由是際此「花蕊含苞」期的兒童才佔到一相當地位。表示這地位的，最近四五年來各處都有這四月四日「兒童節」紀念的一天，意在令人轉變其向來漠視兒童的觀念，注重兒童教養，兒童健康，同時曉示兒童的地位，一洗從前自卑之心，最低限度要養成良好國民的性格。

當前日「兒童節」那天我在日報副刊上讀了幾篇紀念兒童的文章，差不多都是為兒童教育而發言的。我國學校教育制度尚在私有化的階級，固未能達到普及教育時期，有許多兒童不能得受教育，而在抱了普及教育為目的底教育界人士，無時不在努力進行着。就兒童方面說：有兒童苦報，兒童雜誌，兒童插畫，兒童文庫一類的出版物，最近又有兒童電影院的成立，去年照例慶祝兒童節外復經教育內政兩部特別規定為兒童年。這些應時勢產生的一切，無一不是我國兒童的福音，幸運！有人說二十世紀是兒童世紀，斯言誠然。我們相信日後中國社會對於兒童種種福利事業更有無限的發展，尤其在求得教育普及，只要主事者肯努力的話。

然而回顧我們佛教兒童，那真可憐極了！簡直生來就不能聽受這些福音，這是誰為之，孰令致之的呢？

這裡所談的佛教兒童，是別諸一般世間社會兒童而言的。換句話說：佛教兒童即是專指已出家學佛而未到成年時期，小沙彌或比丘等佛弟子說的。人一到了應受教育的學齡就須送入學校讀書，受教育的訓練，以啓發其昏蒙，灌輸知識，僧俗之間劃了一道深淵的宏溝，二則是在僧俗之間的教育性質有異，這是我們出家者很少踏入社會學校門檻書的根本原因。事實既然如此，是否出家的童年僧伽就沒有受教育的需

要呢？不，應在我們佛教當中的所謂僧教育道場得受僧教育的訓練。

但是，在這種就發生了重大的問題。當這僧教育尚未從道場中開掘出來時，所有「另起爐竈來設辦佛學院」教育培養一般莘莘學子的，統計全國也不過只有六十來處。而試一觀察急需入學的我們教兒童，大有「粥少僧多」之感，況成年的尚不在內。佛教兒童究有若干，未有人作過詳細調查，當然不能確當了知，但我們只要稍須留心，在各叢林寺庵寺總會碰到小沙彌或小比丘的，今在吾國僧徒八十萬巨數中，暫以百之三估計，得二萬四千數字不為多吧？姑無論這二萬四千童年僧伽是否已經過學校洗禮而來出家的，都有受僧教育的必要。然在這六十處講僧教育的學院或學社，平均每處容納學僧四十名，除成年的居多數外，童年僧徒得受教育的只有千數上下而已？這是如何的不夠分配呵！

因此，在目前能受到僧教育的佛教兒童只有千數，其餘二萬三千都是仍然處在夢寐間為惡劣境遇包圍的關係而度着渾渾噩噩地奴隸生活，並無人注意他們的福利，造成這奴隸生活的原因是什末呢？且分三類來說：

第一，我教中有不少的聰明道友，只愛招受小徒弟而不成就小徒弟。因為小徒弟多半都是不識之無的，如同初生的樹枝，易於教導，非同年大的一樣有執拗性反抗力。他制伏小徒弟的惟一目標即是利用小徒弟來替他掙錢，所以他們對於制度的一小徒弟就授以金剛經，梁皇懺，焰口，打唱等應赴佛事的教育，以後他可沒收徒弟換來的代價，飽自己私囊。

，便於揮霍，愜意；除食住外，每年只要添貼一兩套衣袴跟幾元零用，一切都不成問題了；在懦弱無能的小徒弟固然不敢則聲反抗，就是另有許多人也是認為應該的事，若是徒弟請求他的允許外出修學，即頭痛欲裂，不惜施展其誘騙或恐嚇的手段，強要打消這種思念，制止這種行動而已。因為小徒弟外出後，再不易找到馴羊般的第二人來替他掙錢享樂，請客師不但要開消工資，而且不會像自己小徒弟一樣受調伏，無論命令如何下，就可照實做去，或者怕徒弟將來修學好了，會革掉他為師的老命，所以死也不肯放走徒弟外出修學。若是意志薄弱的童年僧伽被包圍在這種境遇中，不能衝破，則將寶貴的光陰完全葬送在為師長掙錢的奴隸生活裡。

次則意志稍強而不甘願落在他聰明師長所算計的圈套中，為自己為佛教的前途着想，遂不顧一切，毅然跑入另一天地間的學院來修學，但是修學非容易的，不同應赴經懺一樣的便利，只要敲打唱念學會了，便到處有地方可住，隨時有金錢可進。在這僧教育尚未普及時候，只零碎地有幾十處學院很不易有缺席的機會在那裡讓你補進去，縱使得入了學院，進款只有當局每月一點津貼費，（也有不津貼學僧的），而用去的費用很大，如參攷書，筆墨紙張，課外讀物，以及其他一切零用等，都是非錢不可的。所以在學的必得有師友的接濟而為修學上的增上緣，不然，自己的意志莫能堅持到底，就要跳出學院之門照舊營謀着餓生意的去牟利，在他們一般聰明的師友是不會成就後人修學的，以為他的小徒弟非獨不在小廟掙錢供他用，反要破費他老人家倒貼錢與小徒弟做

修學零用，這是如何的一個傻大瓜呵！所以他是痛恨自己的小徒弟出外修學，更痛恨收留他小徒弟修學所有的學院，要想求得根本解決的方法，就直接或間接的搗亂學院當局，未開的阻止不開，已開的使它停閉：這是佛教兒童自身的不幸，亦是十餘年來僧教育不能發展的原因。居在如此情形下的童年僧伽，縱有堅持不拔的意志，事實上不由不退歸到原處度着「爲他人作嫁衣裳」的奴隸生活。

復次有一類伽羅雖是童年，而他童年的活潑光潔童心已變做自暴自棄的老死的朽物了。這裡又可分爲二層來說明：一、爲上面所說的兩類人始則因環境上迫不得已的關係，久而久之爲彼等所同化了！亦無所謂有修學的必要，不修學是滿不在乎的。古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兒童的心理如流水般地不定，若引導在良好的環境中生活，其流水般地心理自然跟着趨向於良好之途；若引導在卑俗的環境中生活，其流水般地心理自然跟着趨向於卑俗之途；在這二途中的如何一途，一成爲習慣便不易更變了。或有這類的已被同化者，是因養成了卑俗習慣的原故。二是環境上全無阻塞，能順適修學的童年僧伽，只因嬌養慣了，不會認識自己有求受僧教育的必要，並說他們在受僧教育的將來也不過如此而已，仍是同樣穿衣，同樣吃飯，雖能舉筆寫出幾句極平凡的白話文，開口說得一點最皮毛的佛法，此外還有什麼呢？且在學院修學是束縛而勞苦的一回事，外則要遵守學規，內則要綾腦汁，費心血；雖然是極平凡到婦女皆知的白話，不完全的深刻的皮毛佛法，一一都是絞過了多少腦汁費過了多少心血

才能換來的，既用力多而効果少，不如在自己庵寺裡閒着身心嬉戲，又何必定要找到鍍金似地學院去自討苦吃呢？或者有的評價自己爲低能兒，沒有修學的資格。這都是抱着自甘暴棄的一種不正確的觀念。有此觀念，就不想從奴隸生活裡求得一抬高自己的人格的出路，而戀着在此自願暴棄於卑卑的奴隸生活裡生存着。

據此分爲三層說明，就可窺見什末是童年僧伽的奴隸生活及其奴隸生活的原因了。然不過是簡略的就用同一事物的有兩種說法罷了。

同爲中華民族的兒童，而社會兒童已開始被發現了，佛教兒童到現在依然是藏在十九世紀的黑暗裡，於時人所倡說的「二十世紀是兒童世紀的話」，爲特別對社會兒童說的，即轟動全國的什末「兒童節」與「兒童年」都是與佛教兒童不生絲毫關係。吾固應當爲我國社會兒童喜，又不禁爲我們佛教兒童悲！然則所悲者，並非因我們佛教兒童在形式上未曾參加社會兒童節的隆盛典禮，我們且認爲社會所舉行兒童節紀念的典禮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表現而已，比這更重要的爲形式上所包含的各種福利兒童的意義，如應教育培養兒童，愛護兒童，注意兒童身心健康，使兒童自由發展其物質精神上能力等，試觀我們佛教，於這些福利事業能有幾人關心到他的悲涕泣，即在仁德的長老們只要平心靜氣的稍加反省一下，也能不撫心自愧嗎？

雖然，佛教僧徒中推崇的爲年高體長的大德，不甚重視

童年小子，且因某種關係，戒律上記載的明文，須年滿二十者方可受具，所以說是佛教界本來無童年僧伽地位的。但是現在廢除了考試制度，各寺院濫傳戒法，幼年出家且受具足的既有如是之多，單就教育說，倘不及時受僧教育訓練，就有害於他們，亦有害於佛教。因為現在的佛教兒童，正如社會兒童能影響於國家前途是同一道理。況社會風氣文化日漸開通，能識字讀書的頗不乏人，將來有達到各界人們都能讀書的一天，惟我佛教界若不與之俱進，有何教化可談？如其佛教界不忍居於各界下風，改善辦法，只要先從事僧教育精進不退的迎頭趕上去。

綜上觀之，關於佛教兒童教育現狀已略見梗概，我們知道，二萬餘童年僧伽所以不能得受教育者，完全為生活環境

所牽縛，要圖改善辦法，應請我們小同袍的師尊負起為師者的責任，不要只知制度小徒弟，而不知教養小徒弟，現在有人鬧着讀經了，我不妨引三字經來說：「養不教，父之過」，這是指實社會兒童的父母的，況我佛教界為師長是佛教兒童的法身父母，能不負起教育的責任嗎？這裡所為教育的責任，就是要作為師長們的提携已覺悟未覺悟當覺悟的佛教兒童，都能將受僧教育的訓練，同時替主持僧教育的推廣僧教育道場，把久已埋藏在各道場的僧教育通統掘發出來，光復僧教育道場的真面目，使我們佛教兒童與佛教青年都有享受僧教育的幸福！

兒童節之後二日，

## 海潮音月刊第十七卷第二期要目

改革中國佛教會之意…法舫

從香港的感想說到台灣的佛教

僧寶…太虛

在東普陀同成了觀音菩薩、太虛

菩薩…太虛

如何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而不退…大虛

阿蘭那行與養成

功德以祝南華之復興…太虛

佛學

之人生道德…太虛

構成佛教之要素…太虛

從信心上修成戒定慧學…太虛

讀揚六祖

三種所依願念佛義…太虛

清信士女之佛學

以完成正信為要素…太虛

禪宗六祖與國民黨總理…太虛

讀揚六祖

之苑太虛

師生應如何愛護學院…太虛

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講要…太虛

答姚陶馥問…竹摩錄○大師闡粵宏法

記…竹摩法華三昧之檢討及修學之經過…張聖慈

三階教之研究(續十二)…墨禪譯羅研究

(續完)…西修

地址：武昌千家街佛學院海潮音月刊社

定價：全年內連郵一元二角國外郵二元

六角連郵票代價九五折以一角五分者為限

# 從學生救亡運動說到僧青年的護教

福善

這次全國學生爲了華北僞自治而激起的救亡運動，據好多人說：其精神的勇敢，並不弱於波蘭在歐戰結束的那年學生復興的示威運動。從俄羅斯劃分出來的古小波蘭，雖然經過了一七七二，一七九三，一七九五，三次的瓜分，成爲俄德奧三國的屬地，但他終於能在歐戰結束的一九一八年重光古國了，這是任何人也夢想不到的。試看十八世紀的下半週

帝國的蚕食政策，華北是我國的腹地，倘若一個國家的中心地方失去了，那簡直等死好了。於是華北的一班愛國青年，又犧牲了不少的腦袋，他們不顧水龍的沖打和刀槍的橫擊，在冰天雪地的嚴寒之下，喊着：「撤消任何僞自治的名義，討伐般逆漢奸，鞏固我國的人民土地等等的口號」這樣的示威遊行，喊着口號，到現在据新人上報告，華北一帶，還有好多學生沒有釋放。這次由華北而響應全國學生的救亡運動，學生們大概以被捕和中傷的較多，死了的較少。我們的土地，這次雖然受了崩析，但還沒有澈底的，滅亡，總算是個僥倖。

中國人，早就失却強幹的精神，只剩了一個無熱血的軀殼，稍有公民知識的國民，不流淚亦是自殺。眼看從五四運動以來，最愛國而不怕死的，不能不推尊九十度熱血的青年了。他們爲了愛國，不知犧牲了多少頭顱，流出了多少鮮血，換來的代價，仍是失敗，這真是痛心極了！

最痛心的，要推到民國八年的空前未有的五四運動。先由北平全體學生反對亡國，外交所起的示威運動，後曾響應全國的工商等各界的贊助，結果，死傷的學生，幾達百餘，

這是中國青年界中最難忘的一幕悲劇。其次，就要推到民國十四年上海的五卅慘案了，結果，又死傷了不少的學生，這真是人世的恥尤，痛哉！

接着去年年底，華北又鬧起僞自治了，實際上就是××的國家到了危險的時候，一般號爲將來國主的青年，都爭前恐後的知道去抗外衛國，個個都像俄國青年其奈亞夫愛俄國一樣，可是佛教到了衰敗的時候，爲什末號爲將來佛教主人翁的僧青年，就不知道去禦外整內和犧牲自己的頭腦流一點赤血呢？這，足以看出我們的衛教思想太有點像外國人罵

佛教日報的主任古農居士，寫了一封信給我說：「學生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是將來國家的主人翁，今亦云，學僧是將來佛教的主人翁，當時我讀了這兩句話，並不以為怎末樣，後來想想，覺得很慚愧。因為看到他們學生們把國家真當做自己的私物一樣的管護，國家有了難關，他們拼命地去努力奮鬥；國家有了危險，他們又拼命地去努力解圍，說他們是將來國家的主人翁，當然配得上，唯有說我們學僧是將來佛教的主人翁，未免有點不大够料。

我們這班僧青年為什末不去像現在的一般青年去硬幹起來呢？『這不是我們僧青年現在的責任，我們僧青年現在的責任，只是讀讀經論，寫寫文章而已。』如果有人真的說這樣的話，那末，國家到了危險的時候，一般青年學生不應該去幹什末救亡運動，應該日坐校中讀書寫文就算了，但是事實上能不能這樣做？因為失去現在的國家，學生們將來到什末地方去做主人？失去今日的佛教，僧青年們將到什末地去住持佛教？所以學生於國家，僧青年於佛教，一定要有時刻

# 佛像念珠批發

本號出品丹鳳老牌各種名香線香早已風行全國各地頗受各界讚許樂用現為應佛界之需要特兼選辦各種佛像念珠大宗批發價格特別廉宜物質優美精良其佛像計分

「觀世音菩薩」「釋迦牟尼佛」「三聖接引佛」「阿彌陀佛」全堂佛像計五種其品名計分新琥珀·新瑪瑙·沖象牙·沖水晶  
·精工刻花·紅瑠樹寶·烏鐵樹寶·等七種備有價目表承索即寄

福建廈門大同路一壹七振東海記香廠郵購部啟

領導僧青年的芝峯法師，曾經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我們能够認清自己的地位，能够立定自己的脚根，依着解行的目的，挑起自己的担子，猛利加行毫無畏懼地向前進行的！」意思是說我們不要忘去自己的地位和身份，然後再依着自己的地位上的責任去幹。我們既然可以幹，那末，我們為什末這樣坐視待亡而不趕快去做一番救亡的運動呢？這問題太神祕了，差不多站在中國今日的僧伽的立場上，是很難答得出的，這答不出的苦楚，真是等於啞子吃黃連，苦楚只有自己知道，說也說不出的，其實說出來亦無效，倒不如少說多念佛。

至此，我們也只有承認自己的護教思想，不但不如波蘭學生那樣積極的愛國思想，並且也趕不上我國青年對於愛國抗外的精神了！

二十五年二月經理逝世日稿于閩南。

# 怎樣處置現前的我和現前的世界

望西

最近日本「少壯派軍人」，在政府積極侵略中國之下；猶也已！

歎然不足於心，而痛詆政府怯懦，以爲不足應付遠東事變；

於二月二十六日，發生「刺殺閣臣」之重大政變。三月七日

，德元首希拉忒，又藉口「法俄協定」，妨害德國國家之安

全；聲明廢棄「諾加羅」公約，而同時且以軍隊開入萊茵河一

帶——「非武裝區域」的裡面去了。不消說，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號角，似已愈迫愈近，而吹到我們底跟前來了！雖說時迫

勢急挽救匪易；然厭苦趨樂，捨危就安，原爲人類共同之心

理；我想，只要我們神經沒有麻木，沒有瘋狂，誰都不忍眼

見自身及其無辜的同類，放置到驚險怖畏的環境之下，而讓

慘毒的炮火去轟擊的！且吾人不妨試再進一步的設想一下：

不幸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人類再度的飽受重創以後，是否人

類就能捉住自己的弱點，痛自懺悔？是否能將人與人間的深

仇宿怨，一筆勾消？貪爭嫉妬之私，掃除淨盡？只要我們還

能想到我們「明天的生活」，只要我們不屑同「猪」一樣的只圖

眼前眠食（其實，在中國這種苦難的年頭，你試一插足戲院

，翹首歌樓，還不是黑壓壓擠着一羣人！）俱飽，而坐待尖

刀刺殺到自己喉頸裡。這問題，當然也是值得我們用心思索

的！萬一我們不能克服自己，仍然踏着這危險的路子，——

互相屠殺的血路——死路——則以「文明」自詡之人類，亦殊可哀

荒謬絕倫的上帝，已在機器軋軋之下，而輾爲粉碎，用不着我們再向之屈膝乞靈了！

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哲學，只能導引我們到「迷陣」裡，永遠的兜着圈子；而且即使現在賤價出售，好像已沒人過問了！

×

×

×

改善社會經濟制度，消滅對峙的階級生活，使各式各樣的人類生活，整齊的立在一條水平線上。建立「地上的天國」，「人間的樂園」。這是現代最行銷的一種貨色，也是正在許多人心坎兒裡做着的一個美麗黃金色的熟夢。我想，只要我們自己承認是人，自己又沒喪心病狂，當然要竭盡自己的全力，促進這種人類光榮的事業成功！但是，只要我們不要將這事業看得太輕易了；那末，我們對於下面的兩個問題，也要沉着的檢討一下：——

採取什麼途徑，纔能促成這種事業的實現？

在人類經濟的享平等以後，人類的禍亂，是否就會因此平息？人類的痛苦，是否就會因此解除？

在解答第一個問題，我覺得每一個人都須有一種「正確的人生觀」。不然，自己個人，或自己一個階級的利益，爲

出發點；用挾持的一種私恨，或誇發的一種私欲，作為力量，以企圖這種事業的成功。這裏面是潛伏着有一種危險性的！

第二個問題的解答，我覺得這種事業成功以後，人類的禍亂，痛苦，決不會就因此而全部平息，而全部解除的！

現在請先就第二點說起。

很顯明的人類這東西，決不是「肚皮飽」了就沒事的！因為人生除了穿衣吃飯，還有很多複雜的意欲，這決不是單純的經濟可解決了的！譬如「戀愛角逐」，「意氣爭持」，「聲譽要奪」，這些，最多只能挾持經濟的力量，作為一種決勝的武器；但決不能利用經濟而即獲得全部之解決的！舉例說：為近年「鄭黎」之在香港，「陶剝」之在杭州，轟動全國，因戀愛而演出的慘變，你能援引經濟而作最基點的解釋嗎？又為最近國內什麼黨什麼黨，因為「派別」「權位」鬥爭，不惜互相詆毀，互相冤誣，互相殺害。你能說這是因經濟生活懸殊而纔生出來的嗎？而且，我們人類的苦樂，誠然不無物質的刺激；但在接受物質刺激之後，而能認定這是苦，或者這是樂的，心理實為其主要的樞紐！我是鄉里的土和尚，好幾年沒有在通都大邑上溜了。但是看到我們鄉里的大人先生，太太小姐，我也兀自的忍笑不住。在沒放小腳的時候，大家都將大腳婆看成怪物；及大腳流行，而小腳太太又變成怪物而「自慚形穢」了。在作新短打扮的時候，寧肯讓手臂給風凍紫，而不肯將衣袖放長一寸；及至盛行什麼旗袍了，又顧

不得布的經濟，綑得死緊緊的讓它拖延到地面掃街。為什麼這樣做哩？因為這麼做，就樂，就有體面；不然，那就是落伍，心裡真比什麼還要醜還要苦哩！大人先生，為了散褲脚不時髦，雖然他平日比鬼還吝嗇；但為了迎合潮流，也不得不將一條新棉褲，送到裁縫店裡，請他剪下一些布來，改成兩隻套褲，而且開條小口，連上兩根繫的帶子。又：同是一朵盛開的玫瑰，有的詩人看了喜笑溢洋，有的詩人看了，不竟簌簌的眼淚來了。同是一個夜，苦坐在牢裡的囚人，覺得黑漫漫的長得不耐煩；而新婚的夫婦，卻又轉嫌夜短，而咨嗟嘆惜起來了！在流浪街頭，不得一飽的時候，黑窩頭喂到口裏也津津有味，及至扒到什麼「官」的地位上去了，有時候，肉包子送到自己底面前，也像「藥」一樣的而吞不下去。死，誠是人生最感痛苦之事；但是有時候，也有一二豪傑之流，當舉首就刑時，還泰然怡然，神色自若，這些這些，我們又怎麼說咧？老實說：將任何物質，置諸科學家的實驗之下，是分析不出聾腿大一點的苦樂來的；只有經過「心」的吸納，鑑別以後，然後纔能生出一種苦或樂的感念出來！

許多貧弱的大眾，在層級，周圍的擠壓之下，過着一種「非人」的慘苦的生活，這是人類的污點，同時也是人類的危機！只要自己認定自己是人，不忍將自己及其親友送到墳墓裏去，自己都應盡自己一份薄弱的力量，從事改善與解救的！但是只將他提到「經濟生活」的水平線上，不能使他認識苦樂是幻化的，空的！而且操之在我，可以由我的意識來轉變，來決定的！我可大胆的講一句，他仍是非常的可憐，非常

的可憐！而獲取不到人間之真樂的！而獲取不到人間之真樂的！甚或因為他自己內心的轉變，而你給與他的快樂又會轉成苦惱了啊！

何況我們呱呱墮地，死魔就緊緊的扣住了我們的咽喉！我們憑藉以相生相息的「地」，在最初凝成之一剎那時，也就判定了毀滅的運命！即使我們能使盡心機，費盡氣力，使八萬四千毛孔，都癢酥酥的樂不可支。試問，這快樂又有幾時？還不是眼睛一閃，就飛過去了！

人世間沒有不卸裝的戲子，也沒有不倒塌的戲台！宇宙間（????????……）也沒有不死亡的衆生，不滅壞的星球！我們要找架構戲台及點戲的人！我們要找創造星球及玩弄衆生的主者！這纔是人類全部的財富，這纔是人類應當努力的事業！這纔是人類尋取真實快樂的途徑！只有站在這裏，纔能看到天空地闊，嘗得人間一點真實的意味！只有這裏，纔能使人消滅一些貪競爭債之念，而大家快快活活的過些太平日子！如其還有愚痴的衆生敢說，我不需要這些，我需要麵包！我只好重重的捆他一記耳光，再問他兩句：阿誰要你這死屍喫！你儘量的喂養這死屍，他最後可以給你一些什麼報酬？如其還有愚痴的衆生敢說：好到好，只使大家都向着這一條路上走，都不作田，都不作工，豈不是大家都走上死路麼？我也只好重重的捆他一記耳光的再問：阿誰要你拖着這死屍作田？阿誰要你拖着這死屍做工？你拖起這死屍作一輩子，做一輩子，你就能够走到活路上去麼？何況這種事業，不碍作田做工；而且要在作田做工的時候，對於這些問

題，能夠發生一些感想，始於這事業少有相應分！扯多了，就此把這第二個問題的解答歸納攏來，扼要的再說一回：——一，經濟生活平等，儘量只能滿足人生某一部分的欲望；人生的欲望異常繁雜，決不是經濟生活平等可能全部解決的！

二，苦樂是無定相的！無實質的！苦樂之構成及其轉變，既以心的活動，為其主要之成因。心以什麼為本質？如何能活動？我們如沒有透徹的認識，及絕對控制的力量。則前日之認為樂者，今日未嘗不可認為苦；今日之認為苦者，焉知異日之不認為樂？我們既然連苦樂都分辨不清，而我們日日避苦就樂，寧非癲癡！至於以能滿足人類的經濟生活，就解除了人類全部的痛苦。只要我們自己不廻護自己，當亦將自笑自作「妄人」矣。

三，人類不能真切了解生因何來？死又何往？世界何因而成？何因而壞？忽忽數十年，轉眼即空！貪賤富貴，智愚善惡，苦樂悲歡，榮辱壽夭，實不啻一場春夢！一氣不來，還不是空空如也，如此空空！人生意味，意味人生！我不禁欲擲筆而大笑。

×                    ×

煽動私欲私憤，以反抗特殊的壓迫階級，當然易見功效。但用以堅強自家陣線防止內部分化；使每一個「社會主義」的運動者，都能矢守忠貞，中途變節而跑上反動的路子。這卻又很難為力！爲了銀錢，勢位的誘惑，而出賣「同志」頭顱的社會革命家，已勿庸說了！兩年前盤踞江西，氣餒萬丈的

共黨，不是因內部分裂，什麼路線，什麼路線，鬧得烏煙瘴氣，糊塗一塌；而實行過迭次的大仇殺麼？像這種事實的表現，你也能够死死的閉着眼睛，說是「經濟生活」的反映麼？尤其是令人揣摸不着的：墨梭里尼，最初不是意國「社會主義」運動陣營裡的一位前進份子嗎？他為什麼將臉一翻，就將他的朋友當成他的敵人咧？為利嗎？據說他現在私人的物質生活，仍然是很刻苦的。為名嗎？彼時他放棄了他業經獲取了的榮譽，甘心受着許多人，唾罵，冒着重大的危險而走向反動的路子，以求「不可必得」的區區之名。人雖至愚，將亦不肯出此；而况以怪傑著稱之墨氏乎！然則墨氏何為而出此乎？吾願迷執經濟為人類生活之重心的唯物史觀學者，於此一着眼！

人類生活，雖依賴經濟之維持；但執經濟為人類生活最普遍最根本的基本點，而忽視自己本身的力量！擺脫了「宗教上帝」的奴隸之桎梏；而又被捉成為「經濟上帝」的俘虜！吾無以名之，謹掇拾摩登之辭而名之曰「歪曲現實」！

利用私人的貪欲嫉忿，能否促進「社會主義」運動之成功？好在毫不偏倚的現實，也給了我們一些強有力的證見！我並不是因為我自己迷信佛法，也來強你做迷信鬼；只是在這四顧茫茫，走頭無路的時候，最低限度，佛法也像很資格，能夠給與你的生活，作為一種參考的資料。

聽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號角，似已愈迫愈近，而隱約的吹到我們底耳邊來的！利用個人的權勢，地位，財富，

機智，以違害羣衆生活而繁榮私生活的人，這是人類「出賣良心」毒惡之獸！歷史告訴我們，尤其是現代，是很難倖免羣衆之懲罰的！人生得意須盡歡」，「今朝有酒今朝醉」，「天塌了，管他娘，搓搓麻將」。只有火還沒有燒到眉毛，尖刀還沒刺進自己的咽喉，快活一天是一天。事非干己莫勞心，未來且留待未來了再說。像這「達觀」的人生，雖較上稍高一籌；而袖手旁觀，束手待斃。且只圖個人眼前須臾之歡，忍視無辜衆生，瞬就炮火轟擊之慘，而不為之「思解救」！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其去於禽獸者亦幾希矣！

嗟呼！吾人果應循何途徑，策個人之安全，謀世界之出路乎？為中古世紀人類靈魂安慰之上常，前已言之，已不幸在機聲軋軋之下，而宣告「碎粉」矣！哲學家運其冥思遐想，於萬有紛紜之現象界的背後，捏造一最根本的原理；雖衆說歧異，莫衷一是；而幾類於上帝之變相則同。其為迷信，而不足徵信，亦一也！改善社會整個的經濟制度，使社會各個份子物質生活之享受，同立一水平線上。雖為歷史劃出一嶄新之時代；然以利用個人之私欲私仇，而於私人生活與社會生活之關聯，缺乏合理之理解，尅實言之，殆亦「飲鴆止毒」而已矣！且生死事大，操我全部生活而發縱指使者誰歟？天魔之威權耶？自然之秘奧耶？無論事理不經，且亦何關我事！況我欲言，則我言；欲行，則我行。斥，而又能斥天魔之迷妄乎，加，而又能加自然之征服乎！抑我活動之權，實操於我之自身乎？我，固儼然實有一自我矣；然一細加推尋，而我果為何物？則又無以對！諸君將疑我自陷矛盾，或故

弄虛玄乎？敢請與君作一游戲之小實驗：諸君若認無我則已矣。若執有我，其不以坐此展卷而讀是文者爲我乎？果爾，君試舉右手之指而自捏緊其鼻端，問他是不是「你的我」？若鼻默默然不答，則人敲擊君之鼻端時，君言「你打我」！則君又「歪曲現實」矣！君試更以君之手，君之腳，君之百骸四肢，偏置君之目光之下而問之：「你是不是我的我」？「你是不是我的我」？若一一默然不答，而君一一執之而爲君之我，娘胎初出，正寢壽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甚矣，君之「歪曲現實」之甚也！君其轉頭而執問者以爲君之我乎？未問以前，我果何在？既問以後，我又何往，且君固不妨回光返照，推窮尋逐，再問此問者果能應君而爲君之我乎？嗟夫！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爲我忙，時時爲我忙。及至問到何者爲我？我果何物？則又瞠目迷惘而莫能對。嗚呼蒼天！我的價值！嗚呼蒼天！我的意義！我書至此，我又不知諸君之爲諸君之自我忙者，作何感想！

且我旣檢尋不着，而我輩衆生於我又不能須臾忘，此寧非天地間我一大矛盾耶！是以知迷信經濟滿足，即能滿足人類之生活者，其亦貽「過度近視」之譏矣！

諸君果欲對自身與世界，得一徹底圓滿之解決。敢請每日少拉片刻之閑，閱讀佛經三五頁，自能使君得到人生最高無上之愉快！

總之，佛法旣不迷信上帝，也不迷信物質，更不迷信自我！一點都不迷信，連佛法的迷信都不迷信！惟其不着一點迷信，纔最真實，最穩妥！最可靠！

# 正信週刊

第十八期 第二卷 目錄

~~~~~訂閱全年連郵一元（可以郵票代洋）  
地址 漢口古樓隱寺街佛教正信會內  
~~~~~

佛教新聞

- 評論：我對於現代佛教之願望 文 彥  
讀揚六祖功德以祝南華之復興 太虛大師  
未來慘酷大戰之預測 周觀仁  
短——利那論  
論 罷說報四恩義  
傳記：馬曉波居士生西記 張夢良  
三種法會收支報告 汪步雲  
記 者

朋友！聽吧！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號角的隱約聲裡，還像夾雜了我們人類的一些什麼音聲？朋友！聽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號角隱約的音聲背後，第三，第四……不是都像微微的吹起了嗎？

朋友！親愛的朋友！這隱約的號角之聲，愈迫愈近，好像馬上就會實現的吹到我們面前來啦！你，朋友！你對於你現前的我及你現前的世界，你究竟預備怎樣處置？怎樣處置啦！

# 人生與佛教（續）

萬泉記

## 五、佛教人生的圓滿

異教的人生是缺憾的，是不圓滿和不究竟的，我們要另出一個無有缺憾而且圓滿究竟的人生，那就不能不推到佛教了。佛教的人生是圓滿的，且能方便攝受以上所說的異教人生觀為初發心者得入佛境之第一步的起程點。因為佛教學術中平常所說的殺，盜，淫，妄，酒五戒，就是儒教所說的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以戒「殺」即「仁」，戒「盜」即「義」，戒「淫」即「禮」，戒「妄語」即「信」，戒「飲酒」即「智」的意義。其以生天為極頂者，如道教的燒丹煉汞，耶教的求生天國，而佛教只須修十善法即可以生天，十善法就是身三，口四，意三的十種善業，這十種善業是由五戒中所對治的不善法蟬聯進化而來的，如身三是「殺」，「盜」，「淫」；口四是「妄言」，「綺語」，「兩舌」，「口惡」；意三是「貪」，「嗔」，「癡」。所謂十善者是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貪，不嗔，不癡是也；我人能如此做去，即可以生天道。

但是佛教義上所開導我人的，並不以天道為然，縱使做了所謂天主，上帝，得界內的色究竟天或非想處的極頂，亦無意義，而是「樂即苦因」的一種人天有漏的小果，待福

盡命終時，墮落到下界為牛角虫，又何貴乎此？而往日的天堂福樂，於後身所得的果報則已鑽入牛角尖裏去了，亦太不值得！所以這些雖攝為佛教的最初方便，而不為佛教的注意之點，不為佛教人生的終點，就是這個緣故呢，在我們佛教的人生所應要注意的，是為出三界之外的聲聞，緣覺，菩薩，大覺聖人佛陀的果位而為究竟而為茫然無措的人生之圓滿的歸宿處。然而，要達到這種種的果位——人生究竟歸宿處的目的，所必需假藉的勝方便，有四諦，十二因緣，六度等法；凡是修四諦法的可得聲聞羅漢，修十二因緣法的證緣覺果，修六度萬行法則名菩薩，能圓滿這六度萬行法的便超人最極無上的佛陀的果位了。若互相比較言之，本來羅漢在佛教出世界方面是最簡易而最低落的，但是若與普通社會或羅漢雖要斷盡三界生死（即大小長短之身形的分段生死），而於外界的變易生死依然未了，這變易生死就是意識的變化，因有一分妄念未斷，即有一分生死故也。然而意識的變化，在塵勞中的人們是不大知道的，苟稍學佛用功而參禪或修

觀者，都類能知之，如我人在參禪或修觀的時候，稍爲平心靜氣的返照一下，則其猶未完全引入止觀的妄識。對於二三十以前事可以很了然的回想起來，不靜觀時則不知道，這是因爲心的粗細的緣故。在我人平常的心境多半是粗濶的，如同濶水一般，不能了然鑑諸物象，若投以明鑒便漸漸的澄清鑑澈一切了；又我人平常的心是往往向外馳求，如眼睛一開，即見到前面光亮的電燈，棹椅，茶壺茶杯，見到左右粉壁的牆壁和琳瑯的字畫，但是我人若修禪定或覺觀的功夫，就是如在濶水中投擲明鑒，使其澄清鑑物，也就是將心轉向內照，使其不隨着外界奔馳，久而久之，自然能够照見自心，得開心眼。四諦法是苦集滅道，是屬於我人修出世法的觀照的基本法門；由這種的基本法門，就可以得證入了聲聞羅漢的果位。

綠覺所修學的十二因緣法者，亦名十二有支，即「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所謂「無明」者，即愚癡義，無有智慧之明故，以我人於投胎時，發見一點熒光焜耀，即急赴之，對於父或母，則隨自己的性別而發生憎愛，如是留識爲種，納想成胎，漸至成熟時期，便出胎而爲嬰孩了；故我人的投胎，全是出於一種貪念嬌慾之調皮的活動，然這不過是大略的講講如是，倘在初學者驟然聞之，會要加以誹謗的。「行」即是造作義，因爲意業上有無明煩惱的衝動，便現行於身口二業，造出各不種淨行，質言之，就是說我人在入胎而未入胎的一剎那

間，於父或母前作不淨行想。「識」就是投入母胎的第八阿賴耶識，如同世俗所說的靈魂相類。「名色」者，謂投入母胎後，隨着時月的增長而漸起肉團的根形，可分爲物質與精神二種，其精神謂之「名」，物質謂之「色」，現在這裏的「名色」是由混合精神與物質二種而言的，「六入」是將要出胎的現象，因名色以後，漸具眼等六根形位故。以上所說的幾支，是說明入胎住胎的經過，自此以下則是屬於出胎後的事了，凡在胎胚中的孕育已到了完全成熟的時期，自然要脫胎而出，而剛纔呱的一聲墮地，便少不了與外界的空氣乃至其他一切，都發生感觸，故名「觸」支。因爲觸的緣故，對於身心上便引起了種苦與樂或不苦不樂的反應，故名爲「受」。以其於樂受的情境中又起執貪愛之心，故名「愛」支，若單單僅有貪愛，只不過是心理的衝動，然在由貪愛進而追求所貪愛的事物，這貪愛之癡心的衝動便暴露於行爲了，是爲「取」支。有了這種追求執取的作業，便又於六道輪迴中播撒了未來的種子，有未來的生死輪迴，故名爲「有」。既然在現世播下種子的業因，於當來世中必然有苗發這種子之「生」的業果；又有「生」便有老，有死；故最後二支是「生」和「老死」。○又此十二因緣有「生滅門」與「還滅門」的二種，從「無明」緣「行」順數最後的「老死」，是十二因緣的「生滅門」，若倒轉來從「老死」滅則「生」滅的逆推到「無明」滅是十二因緣的「還滅門」，復次十二因緣亦可分爲三世因果，其「無明」與「行」是過去二支因，「識」至「受」是現在五支果，「愛」，「取」，「有」三支是現在的因，「生」與「老死」是未來的二支果。修此

十二因緣法的，得爲超過於聲聞之上的緣覺聖人。

此外比緣覺再高上一層的即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六波羅密多的菩薩，如文殊，普賢，觀音，大勢至等。由菩薩再進一層便爲圓滿究竟的佛果了；得到了佛果位，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覺，於法自在，王於法界，現在我人所受有的人身是如大海裏的泡沫一樣的無常，經過了數十寒暑之後，即要壞滅；而幻化的色身雖有壞滅，其所有精神是永無壞滅的。如舊式的房屋崩塌了，這房屋的老破可另外重建一新，洋房來安居過活，決不致任其自身風餐露宿；故我人底精神的存在，不隨着色身幻質的壞滅而有所壞滅的，是永遠存在的。因精神不壞的緣故，

我人修習佛教中的五乘法，進至人生究竟處的目的地：如升

階級般的，人天是第一階級，聲聞是第二階級，緣覺是第三階級，菩薩是第四階級，惟佛乘則是升堂入室的第五階級了，佛教人生目的於達到第五階級的佛陀果位爲最究竟圓滿的。我人若能堅持不退，一步步的升上去，自可得成佛陀果位的圓滿人生，絕非普通社會和異教以及佛教所認爲的「三界如火宅，生死如冤家」的人天來爲其人生之究竟歸宿處底淺見相似。所以，唯有圓滿的佛教纔能安慰我人的精神，纔能儘量的展發我人所本具的平等真如的法性。

二、二、一九三六抄正於閻院自修室。  
——完——

## 世 界 安 立 論 繢

覺先

### 三 宇宙形成的狀況

世界的起始，是由一塊龐大無比不定形的雲氣，由吸引力漸漸集成一團；太陽和諸行星中所有的質料，這雲氣中都是有的。這雲氣在空中移轉了億兆年然後有若干部份裂了開來。那些分裂開來的，就是現在虛空中的各星球。——地球自從脫離了大家庭之後，牠底身體便漸漸地火熱起來。當熱體，或半液半固的膠狀物，後來冷到地層乾燥堅硬的時候，

度達到最高點的時候，氣體的表面突然變爲液體。這事可拿平常的事實來證明：譬如我們向冷玻璃窗上吹一口氣，出口

時爲氣體，到了玻璃上便成爲液體，乃至結成水珠。——因液體較氣體重，所以後來漸向地心流去。——這樣使我們可以想到當時的情形，中心是一團熱氣，外面是一層液體，最外是一層冷氣，（即空氣）但是不久液體的物質，漸漸變爲固

便構成了地殼。這時雖然地球已成，但是牠底內心仍很熱！

下自而上成也。關於空居世界的成功，是一種特別的風輪；

有人說：地球始終是不會冷的，因為天然的「銳」，不斷地在那裡造成天然的熱。——在地球還未成爲地球之前，有一件離奇的事。就是牠正當在空中疾疾地旋轉的時候，有一部份的膠狀體，忽然破裂，即時離開地球，後來那塊破裂的東西，也照例疾疾地在空中移動，乃至造成自己的軌道，而成就了現在繞着地球行走的月亮。——地球成後爲何又有凹凸不等的現象？（換句話說：就是爲何又有海洋與大陸的形成）大這是因爲在熱度降低的時候，有許多作用參在裡邊，把地面弄糟了。最主要的原因有兩種，就是「水流」和「熱力」。關於整個不能滾圓，是因地心吸力的受縮有以至之。——據近代科學家的推測，地體是扁圓，畧似球形。直徑赤道最長，兩極稍短，面積約十五億一千七百萬方里。地殼，（是地球外貌很薄的一層），平均看來，（就是除去高山聳嶺而論），其厚至多不過一百廿里（？）。此說係根據於地球這樣的說法，能否確實，我們還不敢斷定。關於地球的中心，究竟是怎樣的情形，還沒有人能詳切地報告給我們聽；因爲下邊的熱度非常的高。即使有勇敢的探險者，費一世紀和數萬金錢掘成一個十多萬里的巨洞，細心地爬進去——這是不消說的，當他到達終點的時候，一定會由地心的熱力烙死，甚至蒸成空氣，化爲烏有。

依佛教來講：世界初成的時候，經云：「先自上成色界三禪天、次第成下，至欲界焰摩天；此依空居者，故自上而成下也。其次先自下風輪。次第成至忉利天；此依地界，故

「善淨光明」，牠能成功色界的諸宮殿。其他如：「莊嚴」等風輪，也是能够成功種種宮殿的，前文已經講過。起世經云：「云何世界環已復成，謂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起大重雲，遍覆梵天，澍大洪雨，滴如車軸，經歷百千萬季，彼雨水聚，漸漸增長，乃至梵天世界；大水徧滿，四風所持，雨止之後，水還自退無量萬億由旬。有大風起，名「阿那毘羅」，吹彼水聚，波濤涌沸，生大聚沫，吸置空中，從上造作梵天宮殿，他化宮殿……」世界「自上成下」，我們已算知道了。現在要說到「自下上成」的欲界安立情形。大家要曉得佛教所講的世界最初成立，是與科學所講的成時一般無二的。當成之時，三千大千世界是同時而成，壞時也是同壞。這個大團體的組織，梵網經中載，是每一小世界的四週，皆有一道「鐵輪圍」山包圍着。積一千個「鐵輪圍」山，一千個梵世……（一千個小世界），成一小千世界；在牠的外部，又有一道「鐵輪圍」山，包圍着。一千個小千成一中千世界；在牠的外面，復有一道「鐵輪圍」山包圍着。一千個中千成一大千世界；在牠的外邊，也有一道「鐵輪圍」山包圍着。如是三重「鐵輪圍」山，名一「三千大千世界」，本文所講的世界，只是其中的一個小世界而已。——小世界的地體得成，如論云：「謂諸有情，業增上力。先於最下依止虛空，有風輪生，廣無數，厚十六億「踰繕那」。如是風輪，其體堅密，假設有一大諸健那以金剛輪奮威懸擊，金剛有碎，風輪無損。又諸

有情。業增上力起大雲雨，澍風輪上，滴如車輪，積水成輪，如是水輪，於未凝結，位深十一億二萬踰繕那。如何水輪不傍流散，有餘師說：一切有情業力所持，令不流散；如所飲食，未熟變時，終不流移，墮於熟藏。有餘部說：由風所持，令不流散；如篤持穀。有情力感別風起，搏擊此水，上結成金，如熟乳停，上凝成膜；故水輪減唯厚八洛父，餘轉成金，厚三億二萬」。水金二輪的直徑，有十二洛父三千四百半，週圍有卅六億一萬三百五十踰繕那。——「踰繕那」者，古代聖王一日車行之遠近也。印度國俗乃三十里，佛教所載，惟十六里。「洛父」者，一億也。——在這三輪的上面，有九山八海。位居中間的名「蘇迷盧」，（即須彌山）亦名妙「高山」，高八萬，四寶爲體。復有八山週匝圍繞：一，踰健達羅山，亦名「持雙」山，由形得名，上有龐道，高四萬。二，伊沙馳羅山，亦名「持軸」山，山頂有一突條也，高二萬。三，竭地洛迦山亦名「栴木」山，山上有寶樹，由形而得名也，高一萬。四，蘇達黎舍那山，亦名「善見」山，見者讚稱善也，高五千。五，頹濕縛揭擎山，亦名「馬耳」山，山峯形似馬耳，高二千五百。六，毘那恒迦山，亦名「象鼻」山，有人稱彼山似象鼻，高一千二百五十。七，尼民達羅山，亦名「魚名」山，山峯形似彼魚故，高八百廿五踰繕那。此上七山皆是八萬踰繕那。在這七山之間，有八大海。前七名爲內海，最初的一海，廣有八萬，四邊是廿四萬，其餘六海，廣量及週圍，皆是漸漸下減；乃至最後一海，廣量一千二百五十。

○第八名爲外海。這裡的水，是非常的鹹，所以又叫鹹水海，廣量三億二萬二千踰繕那。此海之外有一重山，名「鐵輪園」山，牠能圍繞一小世界，所以又叫「外山」。出水的高量，可算最低矮了，只有三百一十二零半踰繕那，入水等餘八山，廣量是同自己的高量一般的。——在這鹹水海中，輪園山內，有四大洲安立四方。其四者何？一，南瞻部洲。二，東勝身洲。三，西牛貨洲。四，北俱盧洲。復有八中洲，是大洲的眷屬，就是四大洲側，各有二中洲。關於大洲的直徑里數，以及牠們各各的形相，茲因其繁，所以不述。以下要談到欲界以上的諸天居了；位居一小世界的中心的須彌山，共有四個層級，每層的距離，各有十千踰繕那。此四層級，從妙高山傍出圍繞，盡其下半。最初的一級，邊出十八千，乃至第四層級，邊出二千。在此第四層級，有四大王安住，初層有藥叉神（亦名堅手住）。二層爲持蠶住。三層爲恒惱。住（此三皆是四大天王所部天生），第四層級爲四大王及諸眷屬共所居止。這些大王及所眷屬，亦住其餘七山（即自「持雙」至「魚名」等七山）。妙高的山頂，有三十三天安住。其山廣量，四週有八萬踰繕那。論曰：「山頂四角，各有一峯，其高廣量，各有五百，有藥叉神名金剛手於中止住，守護諸天」。山頂的當中，有一座宮殿，名「善見」，四週一萬踰繕那。宮上有金城，高一踰繕那半，其地平坦，真金所成，雜寶莊嚴，地觸柔軟，是天帝釋所都大城。於其城中，復有殊勝殿，亦爲衆寶所成，四週一千踰繕那。城外有四苑莊嚴，此是諸天的共遊戲處，其四者何？一，衆車苑。二，蠻惑苑。三，

難林苑。四，喜林苑；此爲外飾莊嚴大城的。在四苑的四邊，有四妙地。彼此相望，各有二十踰繕那，此地亦是諸天的歡娛悠游之處。城外東北方，有一園生樹，論云：「是三十三天受欲樂勝所，根盤深廣五踰繕那，聳幹上昇，枝條傍布，高廣量百等踰繕那，挺葉開花，妙香芬馥」。城之西南，有善法堂一座，據說此地專供討論如法不如法的事，或云此地是論說世間的修十善事。——三十三天以上，有色之天安住，（謂：夜摩天，觀史多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及梵衆天等）；皆依虛空安住宮殿。我云六欲天中的有情，仍有享受妙五欲境的種種凡俗形事。彼處初生的小孩，身材就同欲界五歲至十歲的小孩一般；並且貌相圓滿，身材衣裝，儼如大人。

（備考）：關於諸天的距量，是隨各個向下至大海的距離相等。——其他如欲界衆生，若想昇至天上，若是除去通力或依於他人的相助，是不可能達到他底欲望的。——日月是怎樣地在須彌山的半腰旋轉呢？牠不會掉下嗎？論曰「日月衆星，依倚而住，謂諸有情業增上力，共引風起，遠妙高山，空中旋轉，運持日等，令不停墜」。在科學上講，便不同了：日球是不動的，（即使有點遷移，並不像其他的星球不停地旋轉）。月與地球，是同時共繞日球的。牠們的旋轉，是因地心吸力和互拒的力量，分自轉成晝夜，公轉成年。晝夜之分，在佛學上講：似乎倒有點與科學相同，（其同點：在於有所阻碍）；俱舍頌云：「夜半日沒中，日出四洲等」，（就是北洲夜半，正是東洲的日沒。南洲的日中，西洲便是日出

○）一般人講：晝夜之分，在於地球本身的阻礙，譬如說：中國的夜半，正是美國的日中。——關於日蝕，科學說是地球的投影。可是佛學上講，則有另說，論云：「以月宮殿，行近日輪，月被日輪光所侵照，餘邊發影，自覆月輪，令於爾時見不圓滿」。——太陽的直徑，據論所說：是五十一踰繕那，月亮的直徑，是五十踰繕那。世界距離日月的程度，是四萬踰繕那。照一般說：地球距離太陽的哩數，是九三〇〇〇，〇〇〇，——這些說法，雖有不同之處，但是我們要曉得這一句：「佛是隨順某一時代的衆生而說」，無須惶惑不定。

#### 四 萬物始有的初期

地球完全冰冷了，在第一個時代裡，便有一些小草生長在雨水潤濕的地方，以至後來漸漸有許多小昆蟲在那裡生育；由小至大，大而變化，這樣經過幾百萬年，便有所謂下等動物的發現。——因由美麗的山湖，葱蘢的森林，活躍的動物，點綴着這初成的地球，使牠底生氣一天濃厚一天。據西洋學說所載，我們的人是由猿類進化而來。這事是否真實，我等還不能判定，因為這是比量推測而知的，並沒有人看到切實的證據。他們以為有一種猿類的大小腦，和內部的組織與人相同；或在最古的石層裡，發現某種動物的遺骨，便說人是由於猿類進化而來的。對於這種說法而生起反感的人，當然不能說是沒有；如某君（記不得他的名字了）的新進化

論，便有正確的批評。依佛教看來，尤覺荒謬之極。那有畜生道裡的有情，會變化作人道裡的有情。（這裡的「進化」解釋，是由五蘊色身的體轉變，非同佛教的「流轉諸趣」之意義同也）。中國一般人的相傳，（世界初有人類的時候），是由「一人而生多人」的神話。以上許多說法，這只不過是一國民情的傳說如此，值不得多加討論。

依佛教來講，世界成後的住劫，是空空洞洞，一無所有的。論云：「初一有情，極光淨歿，生大梵處爲大梵王。後諸有情，亦從彼歿而生梵輔；有生梵衆他化自在天宮。漸漸下生，乃至人趣俱盧，牛貨，勝身，瞻部。後生餓鬼傍生：若初一有情生無間獄」；這時可謂世界的廿成劫已過，而跨進住劫了，劫初時候的人，皆如色界有情。阿含經云：「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壽命很長。那時漸有「地味」生長，「其味甘美，其香鬱馥」。後有一人，因爲嗅到那種味香，所以不由自主的躬身取食，其餘的人，也一齊來爭食，（欲食的初始有），遠須彌山，照四天下。時人見出則歡，見入則懼（晝夜之始）。論云：「由漸就味，地味便隱，從斯復有地皮餅生，競就食之，地餅復隱，爾時有林藤出現，競就食故，林藤復隱」。當時的人民皆是化身，沒有男女尊卑之別，「衆共生世，故名衆生」（衆生的名始）。這一團人們中，假使有吃的東西少些，皮膚顏色，仍然光澤；吃得多一點的人，身體各部份，便會轉成癟惡，（好醜始有）。好醜既生，於是勝負之心

，隨之而起，（起不善始）。後來又有一種不耕而生的糠米生起，此米沒有糠糟，不加調和，美味衆備。一時衆生皆來取食，男女根形，從此而生，（有根之始）。其後復有天然的香稻生起，此食麤重，殘穢在身，爲欲蠲除，故有大小便生。增一經云：「時諸人，欲多者便成女人，故有夫妻之名，（夫妻始有）。其後衆生，嫡欲轉增，逐漸夫妻共居；從光音天下，生母胎中，（胎生之始），故有胎生。後來有秉性懶墮的人，把香稻貯藏起來，餘人隨學之，不久香稻漸少，割則不生，各人不得不自下耕種；但是有人暗中仍然偷割，因此故有劃分田畝之事，（田地始有）。乃至請一才德俱全的人，看守田畝，封爲田主，（田主之始，尤今王也）；以所收得六分之一而酬給之。從此就有種種的奇象發生。原始的人類，約畧如此——在這住劫之中，共有廿小劫；每一小劫的記數，是約人壽而論：人從八萬四千歲減至十歲再由十歲增至八萬四千歲，如此一增一減，名之曰一小劫。當人壽增至八萬四千歲時，據經云：「其時七寶顯現，五味甘美，百福咸集，人神和悅，風雨以時，香稻甘泉，世皆善人，輪王出世，豐樂無極。若人壽減至至十歲時，七寶隱沒，五味苦澀，百衰競集，人窮物苦，鬼哭神號，陰陽乖違，風雨失時，餓荒疫病，殘忍相戕，愚痴弊惡，微有人形，衰極於此。」那時我們人的壽限身量，究竟是如何的情形呢？按莊椿集云：「此住劫初，閻浮人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凡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過千年，命減十年，身減一尺。如是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劫之極也。過此之後，復入增劫，

凡過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增至千年，命增十年，身增一尺，如是增至八萬四千歲時，身增八丈，則增劫之極也。如是一減一增，共計一千八百八十萬年，各一轍輪劫，經廿轍輪劫，方為一住劫也。」這種計算，令人有懷疑處，若以過百年減一歲，身減一寸，增亦如是的定例，那麼當人壽增至八萬四千歲時，應當要經過八百四十萬年，身量增有八百四十丈高。減劫亦應經過八百三十九萬九千年，人壽減有八萬三千九百九十萬，身量亦減八百三十九丈九尺，唯存一尺在也，以上為仁潮大師的比例——下邊要講到增劫時候的情形了，凡在增劫中，皆有四輪王次第出現。人壽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世，王一天下，尊威始定。人壽增至四萬歲時，銅輪王出世，王二天下，威震乃伏。人壽增至八萬歲時，銀輪王出世，王三天下，遣使方伏。人壽增至八萬歲時，金輪王出世，王四天下，望威順化；據經所載：「金輪王具有七寶千子，十善化世，七寶者，一金輪寶，此寶真金所成，千幅具足，王灌頂日，飛空而至，乘斯輪力，主及四兵，飛空而行，周四天下，諸眾散王，仰德歸化。」二者象寶，白如雪山，六牙具足。三者馬寶，龍種所生，一日週四天下。七者如意寶，光照一由旬，令夜如晝，復隨王意，雨諸珍寶。王者八萬四千歲，太子相承；其時七寶出現，地味浮上，自生糠米，四時溫和，人行十善，最極豐樂。經過悠遠的期間漸趨減劫。當人壽減到十歲的時候，有小三災起：一疾

疫災，二刀兵災，三飢饉災。此三小災，並非同一減劫而有是次第生起的；就是這一個減劫之極，有疾疫災起，那一個減劫之極有刀兵災起，後一減劫之極有飢饉災起是也。現在我們且把小三災的當時景況說出；第一劫小災起時，有大疾疫遍全國土，人民每日死亡無量，較大的城池，杳無人跡，荒野的地方，鬼哭神號，很遠都看不到一點烟火，民壽短促到十歲，身體瘦得怕人，但是他們仍然無惡不作；疾疫因之越發厲害，死到最後，白骨為地，連埋葬的人都沒有，更談不到有察診疾疫的醫生了。一陣陣地污穢之氣，充滿了空間當人民死到要盡的時候，有許多善神出來，擁護不作惡的唯有萬餘人。等六七日已過，疾疫息滅，惡鬼散去，乃至陰陽漸又調和，美味復生，這時人民，真是喜不自勝，故又加功修行十善事業，年歲漸漸增至八萬四千。當時的女子，至五百歲，乃方嫁娶。國土一日一日的興盛，村落城市，亦復如前。衣服財寶，樣樣皆能稱心滿足。就因為日子過得太快了，所以後來有些有情，廢棄善事，造惡隨起，乃至又減到人壽十歲的時候；這次遭殃，的確是比從前歹殘忍更淒涼了。當時的人民，好像發狂一般，父子兄弟，時起鬥爭，何況其他的外人。他們所用的器械，皆以瓦石刀杖，互相殘害。時諸國土，互相討伐，戰爭的氣氛，到處皆是。——譬如現在的歐戰風雲，一天濃厚一天，照一世界的總劫計算正是第九減劫的下半劫，人歲雖未減至十歲，但照近代各方情形觀察，已經在表現未來的象徵了——刀兵劫的期限，共有七月七日，到了最後七日的時候，國土頽敗，家破人亡，人

民皆是執草成刀，一時血流成河，白骨如山。一些平日行善萬餘人民，看到這種形勢，盡皆逃躲在高山深谷裡，等到這場屠殺終了，魔鬼散去之後，方才出來。其後天地的景象仍然恢復了原狀。如地味等物，又漸生起，萬民見之欣懼不已，乃至共作善業；由十歲起，壽命加至八萬四千歲。——俗云：「樂極生悲，那時（壽命增極之時）的人民，以為壽命很長，一切皆能隨意於是驕奢恣縱，廢善肆惡，無所不為；因此壽限又減到十歲。這次的饑饉之災，比較以前二劫，尤更慘不忍觀。當時的人民皆食稀稗，衣服褴褛。少有資蓄的人家，往往被強有力者奪劫，以至傷身害命。後來加之六七年的大旱，真是連草都沒得吃了，如同處身在沙漠裡一樣，假使想吃一口水，這是萬萬不可能的事。一日一夜，死人無數，城市空寂，烟火幾無。切末七日，餓死殆盡，唯有萬餘人得生如前。

（備考）：人壽八萬四千歲時，為甚漸漸下減？據中阿含經云：「人初起惡，盜他人物，因盜滋故，壽形轉減。父壽八萬，子壽四萬。其時衆生增殺業故，壽損二萬。復增妄語兩舌故，壽損一萬。更增嫉妬邪淫；乃至非法欲惡貪，兩舌綺語，謬見，不孝父母，不敬沙門，不作福業，不見後世罪惡故，壽命轉減，五千，二千，一千，五百，二百，一百，乃至人壽十歲，女生五月，即便出嫁，稱為上味，甘美盡沒，唯行十惡者為人所敬」。當時的情形，我們可以想見，這是多麼淒慘和痛苦。那時能够逃出這種災難的人，除去平時修十善者，可算很少，新婆沙論云：「若有人能一日一夜持不殺戒，於未來世，決定不逢刀兵災起，若能以一詞梨

果起般淨心，奉施僧衆，於當來世，決定不逢疾病災起。若能以一團食，施諸有情，于未來世，決定不逢饑饉災起」。善業不是一天所能造成功的，我們只要恒恆地不作對於自己良心有愧的事，那就好了。若想培養善根，令之增長廣大，以爲平日做一點小功德，覺得無濟於事，這種念頭是錯誤的；要知聚沙可以成塔，滴水可以成河，大事的成功，是由於小事的結合。照新婆沙論所說，修善業者，不但能够逃出災難之窟，並且還可以不逢小三災咧！

住劫之中，照例有千佛第次出世的，經中所載，三大劫中，有三千佛出世。——莊嚴劫已過去，星宿劫未來，寶劫就是現在，有千佛出化于世。今講賢劫，且約四時，謂成、住、壞、空、也。然成劫已往，壞空未至，今在住劫，而住劫中，又有廿小劫，此廿小劫中，次第有佛出世。由第一劫至第八劫中，除四輪王外，無佛出世。第九減劫，有四佛興世。初減人壽至六萬歲時，拘留孫佛出世。次減人壽四萬歲時，俱那舍牟尼佛出世。次減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出世。後減人壽至一百歲時，釋迦牟尼佛出世。經第九增劫至第十減劫，減至人壽八萬歲時，彌勒佛下生，經云：「是時百億闍浮，真金爲地，地平如掌，穗稻自生，思衣衣來，想食食至，無量快樂，男女五百歲方乃婚嫁。彌勒初度人，九十二億，此後度人無數，佛身長卅二丈，人民長十六丈，彌勒住世六萬歲，說法度生」。由第十增劫至第十四劫，無佛出世，第十五劫中，有九百九十四佛出興於世。第十八劫至第十九劫中，亦無佛出。至第廿劫，最後樓至佛出化於世，涅槃後，千佛出盡，二十輪轉劫已滿，則壞劫時至。

# 僧伽與造林

震華

## 概說

造林一事，其爲利益，至重且大，綜吾人生活間所需要，與林木直接間接發生關係者，不知凡幾。

茲以建築而論：在水泥鋼骨未經發明以前，凡百營造，幾無不取材於山林。即居今日社會現狀之下，猶未減其價值。蓋以森林用途，非止一端，有以採取木材爲主者，爲木材植物，有以採取工業原料爲主者，爲工業植物。木材植物，如松、杉、柏、檜……等，可以建築房屋或橋梁；櫟木、紅木、紫檀、黃楊……等，可以製桌椅牀榻櫃箱文具等。工業植物，如樟樹樹脂，可以爲樟腦之原料，漆樹樹脂，可以爲漆之原料；又如烏子桐種子，可以爲柏油之原料，子桐種子，可以爲桐油之原料；外如桑楮構之樹皮，可以爲紙之原料。

至如種山田者，尤賴造林調節水旱等災，此意於梅曾亮書棚民中曾見之。其言曰：『未開之山，七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石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年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漑。

復次造林成林其葉陰翳可以遮蔽日光，使其熱力不能直射地而，所以雖在夏季天氣極熱之晝間，林中心較林外清涼。及至夜間，地面溫熱，被樹枝遮蓋，一時不易散失，所以雖在冬季之夜間，林中必較林外溫暖，同時森林能爲暴風之阻力，常保護附近民間之房屋，避免風災之危險。

復次造林可以莊嚴山色，點綴風景，而爲遊覽區中之不可缺少之物。方今科學發明，更謂林木能吸空氣中之炭素，吐出養素，於衛生大有裨補。至於樹木的結果實，林中自生蘭草等，皆可採供食用。枯枝落葉，雜草雜木等，皆可採供燃料。然此則又爲其副產品矣。

惜夫國人對於林學，向來絕少研究，徒恃天然林之供給，不努力於人造林之生產，致遺其重利，而減少收入之量。此蓋由於國家未經提倡，人民不知進行，即有私人培植，亦不過局部問題，在勢實礙難普及，管子有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之說，似仍偏於學理，却未施諸事實。孟子甚有見於造林利益，提倡甚力，嘗以保護森林之意見，貢獻於當局。如謂梁惠王曰：『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然始終未蒙採納，

結果祇有從興「牛山濯濯」之歎。

民國改元以來，黨國要人，特致力於民生，務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實行造林政策，令舉國一致實行。定有植樹節，設造林場，林務局，凡荒山隙地，無不一一栽以樹苗，以養其材。自此風一倡，人民逐漸知努力於造林矣。

余嘗考諸僧史，知僧伽實爲吾國造林之先導，茲當造林時期，特爲表而出之，非欲以彰其績，將以爲吾僧界之再激再勵也。

### 僧伽是否應營造林事業

以僧伽而營造林事業，似走佛法之極端，而爲一般人之所非難矣。然十二頭陀，首標阿蘭若處，阿蘭若，有「遠離」、「無諍」、「寂靜」等之意義，換言之，即爲一種清淨之山林生活。據大乘心地觀經阿蘭若品所明，謂大心菩薩，在初學佛道時，靜慮工夫，未有相當把握之修養期中，對於阿蘭若生活，深有嘗試之必要。即釋尊住世時，亦恒居祇樹園、竹林園，旃檀林、蝦蟆林……等地，爲衆說法。蓋取其心靜易於入道也。及佛教傳至我國，僧寺伽藍，均以「叢林」或「禪林」命名，正以所有寺宇，多藏諸叢密深林之義。語云：「深山埋古寺」又云：「寺藏修竹不知門」，尤足徵僧寺與山林關係之深切。故從來一般居山僧德，爲適應環境與支配環境起見，遂往往有造林工作之產生焉。

毘尼母云：「若丘爲三寶種三等樹，一果樹，二華樹，其饒有古樸氣味。令人一入其中，身心翛然，俗慮爲之都

三葉樹，俱有福無過。」是則造林固爲佛制所許，與其他邪命事業不同，僧伽依而行之，不但不違禁戒，且有種種利益可得。蓋住山修道，其所卜居，既遠絕人烟，生活自不能不謀獨立。如刀耕火種一類工作，固爲分內所宜，而培植樹木，亦一生利之道。元清洪禪師結茅雲溪霞霧山，其描寫山居生活云：「一園春色熟茶筍，數樹秋風老栗梨，又云：『擔柴入市青苔滑，負米登山白汗流；』則其取給於林木者已可知矣。

又聞四川蒙山，安徽九華山浙江天目山，江蘇寶華山，皆設有茶園，寺僧多取以爲禮品。杭州雪棲，宜興龍池磬山，則皆以產竹聞。

叢林有出坡之說，即凡事皆以僧衆爲之，推其起源，當由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主張而來。余曩年乞具寶華時，適逢春期，確有出茶坡出山坡之舉，足證俗傳「要受華山戒，扁擔繩子一齊帶」之語不虛。古德云：「搬柴運水，無非西來大意」。以此而言，造林固可開發利源，同時亦不礙於行道，是在行者之善爲領取耳。

### 僧伽努力造林之一般

社會間一般人士，於其公餘之暇，每喜愛遊寺宇，以遣清興。蓋以寺宇，常得山林之幽勝，有時即使雜居於闌閣，其內部所有一切布置，及其陳設，亦必幽靜雅潔，一塵不染。

消。同時山門左右，寶殿丹墀，禪房廊廡，……更時蔭以多

謂之驚風鼓。』

年古樹，（如銀杏玉蘭松柏棗桂……等）枝柯交映，奇趣盎然

護法論云：『斷際禪師，每集大衆，栽松鑿茶。』

，尤足引人入勝。如奉化雪竇之宋桂唐梅，鎮江焦山之六朝

六學僧傳卷十九云：『慧晏字玄素，其先河東人，九歲

松，秦縣松林庵之虬松，皆古老有緻。其他各地名藍古刹，

出家。唐初徙居壽臘山，植梓數十萬本，遠方來學，常百餘

當亦多有所植，或取掩護梵宇，以壯觀瞻，或取穿插成林，

人。』

增加生產；各循目的，難規一輒。恨余行脚未多，未能一一

天童寺志卷二云：『禪師清閒，增建食堂，又偕禪師晏

調查紀實，作一有系統之報告。茲篇祇從歷史中概述之。』

德，植夾道松二十里。』又云：『大中祥符年間，禪師子凝，

洛陽伽藍記云：『正始寺，在東陽門外，御道西，所謂

重植夾道松二十里。』又云：『嘉靖三十四年，夾道松遭伐，

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楷字精潔，美於畫林，衆僧房前

以日本猝警，備艦防海也。』又云：『順治十七年，遠菴禪師

，高林對牖，青松綠檻，連枝交映，多有枳樹。』

，又補植松行，自鎖翠亭至古山門。』

又云：洛陽城南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

胡適廬山遊記云：『從白鹿洞到萬杉寺，古爲慶雲院，

王所立也；並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

爲律房。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植杉樹萬株，後禪學盛

，皆種雜果。而此二寺，園林茂盛，莫與之爭。』

五燈會元卷十五云：『洞山聰禪師，手植萬松於東嶺，

又云：白馬寺浮圖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

而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名其嶺曰「金剛」。許公示，出守於

，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柰，味竝殊美，冠

南昌，聞其道，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高蹠祖師蹤，

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

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

夜坐連雲石，晝栽帶雨松……。』

「白馬甜榴，一實值牛。」

禪林類聚云：『青林虔禪師，在洞山栽松。有俗士劉翁

又云：『凝園寺，在廣莫門外，地形高顯，下臨城闕，

者，索頌，師乃作頌云：長長三尺餘，鬱鬱覆荒草，不知何

房廡精麗，竹柏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

芳桃李春，想汝龍鱗合抱日，老僧應是再來人。』

田雯遊少林寺記云：『六祖手植柏，柯葉貞萎，蔽虧曠

景』。

曲洧舊聞云：『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殆不

減洛中所產。有鼠喜食筍，寺僧於筍生時，置鼓晝夜鳴之，

紹興十年，栽松二本於石上，自刻石云：『一與寺門作名實

，二與山林作標致，三與遊人作陰涼」。題云：「偃蓋覆巖石

寄語樵翁休剪伐，他年同看鶴飛來。」

，歲寒傲霜雪，深根蟠茯苓，千古飽風月。」寺初名石嵩，後名石松寺以此。」

同書卷二十六云：『法宗號敬堂，新安曹氏子，十九出家，走長安參遍融笑嚴二老，指示心要。後歸匡廬，愛仰天坪高勝，單丁居之，手植松十餘萬本。久之，衲子來集，仰天坪遂成叢林。』

大明高僧傳卷二云：『文才號仲華，清水楊氏子。初隱成紀，築室樹松，將欲終然。故人稱曰松堂和尚。』

石屋山居詩云：『借地栽松將作棟，喫桃吐核又成蹊。』

峨眉山志卷五云：『明別傳和尚，名會宗，楚人。……

嘗於古德林手植柏樹二里，共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七株。每種一樹，輒誦法華經一字，至今蔚鬱成林號爲神樹。兵火時，曾有人欲竊取爲兵械者，林中忽有一大蛇逐之。又有拾枯枝供爨者，大石壓折一足。』

靈谷禪林志卷四云：『僧于南曾種桃花萬樹，見郡志，今無存。所可識者，天王殿前千柏，僧于南曉蒼植。萬工池南駕山松，曉蒼植。環山竹晴時，風搖竹浪，皆成海色，僧數千株，嘉靖間僧悉朗植。』

恒贊禪師塔銘云：『嘉慶乙未，淨公住京口竹林，命師監院事，竹林古夾山道場，前住僧無行，鞠爲荒院。師日荷插，往來谷中，開荒懲穢，植松杉數萬本。』

唱梅吟藁種詩云：『山前山後松千樹，都是山僧手自栽。』

比年以來，各地山寺，震於造林宣傳，隨聲響應者尤多。曩閱報載；福州鼓山，南京棲霞山，皆有造林消息。民二十年春，鎮江竹林佛學院，於植樹節，購馬尾松數十萬全體師生，出坡十餘日，向夾山頂及羅漢肚燒香路等處栽植。余曾參與其盛，頗感特殊興趣。迄今活者甚多，其尤興旺者，已高二三尺矣。當時恨未爲文記述其事，今之爲此，亦所以彌補其遺憾也。

### 僧伽保護森林之精神

吾國森林，向無具體保護辦法，全採取任主義，不問某種木性是否達於取材程度？某個時間，是否適於開採？從來不暇顧及，一味濫事砍伐，大有不至去盡不止之勢。因此一般失業遊民，皆得揚斧斤入山，任意摧殘，或縱牛羊其中，食其萌蘖，或遺火種，蔓燒成片，終無有聞問者。經此多方面之破壞，以致稍城市或鄉鄰村接近之森林，皆不能期以保存，此實至爲可惜之一事！

回視僧伽卓錦之地，尙時呈蔚鬱之氣象，與琳宮紺宇相輝映，此當然由寺僧嚴於保護所獲得之最後碩果。不然，亦未有不同歸於盡者，據余個人所知是凡以時木著稱之僧寺必設有相當之保森林法，其保護之手續，除向所屬之行政機關請為給示嚴禁盜伐外，更派有巡山僧人，長期繞山觀察，如發現有盜竊行為，則喻之以理，勸令改輒。若彼執拗不

從，且作進一步之竊取，則必予以相當處罰，以爲懲一警百之誠。

關於林內一年一度之柴菁，其採取辦法，或由本寺雇工砍伐，或包與山農砍伐，均配其所得權。但於砍期伐期內，必有應守之規條，一、不得亂施刀斧，斬傷新生幼樹，二、不得乘間修折老樹樹枝。幼爲繼起之材，年年與以保留，使可厚養森林之勢；老樹爲已成森林，除參差砍伐與分區砍伐外，當然不能隨意亂動。

從來破壞森林者，不僅限於無知愚民，有時「軍」「政」當局中之橫行無忌，專以漁獵百姓爲能事者，亦往往恃其勢力範圍而破壞之。在前者之破壞，或仍可以設法挽救，在後者之破壞，必難邀萬一之免，其能免者幸耳。

太平天國之役，行軍無紀，營中每以餘丁爲柴夫，成羣結隊，每日四出，憑腰牌火印，無問名山勝地，墳墓祠堂，見樹即伐，無敢阻者。以大柴售與梓工，充軍火者，止枯枝細幹耳。騷擾不堪，主帥亦不之禁也。鎮江五洲山，樹木不下十萬株，半係唐宋間物，一朝忽被伐盡。焦山了禪和尚目擊其事，作砍柴夫嘆之。

又補續高僧傳卷十八云：維琳武康沈氏子，約之後也，好學能詩。熙寧中，東坡仕杭，請住徑山。久之憚煩，退靜於邑之銅山院。有松合抱，縣大夫欲取以治廝，師知之，命削皮題詩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更深明月夜，悵他千里鶴飛來。」尉至讀其詩乃止。

濟顥道濟禪師語錄云：「臨安府趙太守欲伐淨慈寺松，

濟顥爲詩云：「亭亭百尺接天高，曾與山僧作故交，滿望枝柯千載茂，可憐刀斧一齊拋，窗前不見龍蛇影，耳畔無聞風雨號，最苦早間飛去鶴，晚回不見舊時巢。」太守見詩大喜，遂不伐。」

兩般秋雨庵隨筆卷六云：「元肇號淮海，住杭之靈隱。時宋理宗閻貴妃，欲造集慶寺以寄香火。初建時，貴父良臣，欲伐材靈隱，以供屋材。元肇作詩曰：『不爲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許松砍去，留與西湖作畫屏』。事徹於上，遂命勿伐。」

以上三事，俱借題詩而得保護樹之生命，詩之力量，亦云偉矣！然正以其哀婉悱惻能動人也。

又宋高僧傳卷十七云：「釋玄泰者，不知何許人。……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莫徭輩，斬木燒山，損害滋甚。泰作舍山謠，遠邇傳播，達於九重，敕責衡州太守禁止，獄中蘭若，由是得存，不爲延燎，泰之力也。」

清涼山志卷四云：「蒲坂妙峯，金陵澄印，居龍門；蓬萊道人守河東，因視戍登清涼，聞其道，過龍門而見訪。本分事外，言及台山之廢。二師泣曰：『茲山賴有幽林深谷，禪者藏修，今山民砍伐殆盡，公如不護，則菩薩勝境，不久殘滅矣。况茲山實國家內藩，保護邊防，亦國宰之職也。』呈於撫台黃君，奏請禁革砍伐，乃寢焉。實二師之力也。」

觀前所述，則森林之成，豈易言哉。世有旁觀之士，不知建設之維艱，一履山門之土，見其矞皇燦爛，便快快不平，若有「如此大好山林，不應獨被僧人壘斷」之慨？昔王仁堪

太守遊金山，與住持僧談次，乃書「千古英雄浪淘盡，天下名僧山占多」一聯相贈。且云：世人徒知「天下名山僧占多」而不知所謂「名山」正以先得高僧之駐錫，再益以梵宇之莊嚴，樹林之培植，而後方能助顯其名，吾故爲此說以正之。

是誠中的之言也。

### 僧伽造林之成績

僧伽造林，已占有歷史上之悠久時間，故在在皆不難覓得事實，以代表其一般成績。但一向僅從實際努力，未曾向外宣傳，致不能如普通森林尙未造成，先標立某某偉人紀念林，某某政府植樹區，某某學校造林場等名目，爲易耀人眼目而已。

余性喜於行脚，嘗欲一禮張祖道場，終以環境阻礙於前，至今仍付之空想，然有時得遇一二朝山老宿，必欣然色喜，與之攀談終日，藉以訪問各地名勝古蹟，用酬一時未了之夙願。據述：凡關名藍所在地皆擅有山林之美，（除在城市者）惟因寺宇荒廢，保護乏人，或遭外界之蠻橫破壞者不在此例。

余以此種談話，十分近於事實，絕對可以憑信，即質之社會一般人士，亦當公認無疑；尤以古今名人遊記及其詩歌中，往往津津道及，若使一稍留意，即可發現不少之材料，足以反證前說之有根據，如：陶翰宿天竺寺云：「松柏亂叢」，山西徵逕通；王維藍田石門精舍云「老滑四五人，逍遙

蔭松柏」；又過杏積寺云：「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李頤陪元侍御遊文廟山寺云：「古木閉空山，蒼然暮相對」；元積玉泉道中作云：「松門接官路，泉脈連僧房」；常建破山寺後禪院云：「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孟浩然題義公禪房云：「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吳用先訪理安方丈云：「徑僻風烟靜，山深林木幽」；袁宏道天目道中和陶石賓云：「萬嶺色嬌柔千松韻蒼老。……」諸如此類，舉不勝舉，若欲更事增廣，讀者可自求之。

今即準此以觀，已可確知一般僧寺，多隱藏於林木幽遠之地，且極富有一種特殊風景，足供文人雅士之遊覽者。吾人若欲一探此等林木之來源，除天然林外，關於人造林一方面，雖不能盡斷爲係僧人歷代遞互相承所培植之手澤，要亦與僧人有不可分解之關係存焉。何以言之？蓋僧人所管轄之地段，凡有一切布置，當然必經過僧人一番慘淡經營，而後方有成績可觀。至於造林一事，又何獨不然。故凡森林之在僧伽範圍內者，即可指名「僧林」，意即僧伽所造之林也。

### 結論

僧伽造林史料，至爲豐富，當不盡于前之所述，惜仍多埋於故紙堆中，一時未易發現。希望海內碩德，能因余文，引起注意，從見聞所及，盡量搜羅，能作為比較翔實之說明者，則未始非提倡佛教建設聲中之一頁光榮史也。

# 遊棲霞山記

何張蓮覺

棲霞寺在金陵之西北，距城約四十里，爲南齊明僧紹隱居之地。山形如繖，一名繖山。又以其山多產異草，可資攝養，故亦名攝山。今遠近遊人，均以寺名名其山曰棲霞，幾不知有攝山之名矣。寺建于六朝，規模雄偉，形勝天然，經洪楊劫後，僅餘斷瓦頽垣，荒烟蔓草，供人憑吊，非復當時之大觀。民國十一年，若舜上人住持其間，矢志規復，不遠千里來港宏化，余與接談，類有道者，深嘉其宏願，力助提倡，以謀其成，乃於名園建立佛七道場，一時感發者甚衆。余仰慕名蹟，思朝禮焉。次年夏中，乘輪赴滬，轉車，歷七時許，直抵棲霞站，即易簾輿往寺，相去約一英里，沿路蒼松蔽日，翠篠搖風，爽氣涼風，襲人襟袂，恍若歡迎來客者。山門有月牙池，一泓清水，菱芰香蕙，僧云池久湮沒，近年興築各工程，始復發現者，而完整如初，豈隱顯亦有數乎，可喜也！寺側有御碑亭，蓋唐高宗御製攝山寺明徵君碑銘，爲高正臣所書，約二千餘言，迄今完好，無少殘缺，碑石堅潔，有圈作圓形，識者爲梅花石，不易得云。屢望久之，若上人出而招待，導遊諸名勝，備極歡洽，時該寺正大舉興修，匠人廢聚，斧鑿並施，耶許登馮，雜然喧囂，頗不可耐，據其計劃，則先從藏經樓築起，繼而大雄殿，而廊房，一一彷彿舊觀，次第興復，其苦心毅力，至堪欽仰！大殿之東南，有舍利石塔，卓立空際，爲隋文帝仁壽元年建造，雕文刻鏤，窮極精工，惜燬于兵燹，頽廢頗多，墓砧慨然興復古之念。顧出重資萬元，重加繕修，爲藝術文化之保障，佇見焜耀丹碧，浮屠寶相，依舊莊嚴景物中又增一重氣象矣，環視諸峯，如軟屏稠疊，翠幕分張，老樹幢幢，儼整華蓋，碧

蘿裊裊，宛垂縹縷，意態萬千，目不暇給，其巍巍矗立皆城堵者，則三聖殿也，中奉無量壽佛，高逾四丈，左右供觀音勢至，亦高三丈許，聞南齊明徵君，曾請法度禪師，講無量壽經，有岩放光示現法相之靈異，其子仲璋，因就岩鑿龕琢鏤刻佛像千尊，巨細相錯，精美若龍闕，鱗櫛如蜂衙，歷代名流，磨崖題字，不可指數，然久經風雨剝蝕，多漫莫辨矣，千佛嶺之下，有白鹿泉，相傳居民逐鹿至此得泉，指而名之，又東爲白乳泉，前張羽有茶亭，今石刻猶存，泉流依然汨汨，瓊漿玉液，佳品也！循泉而東，道旁石壁，有嵌作劍形，石突如匣，藏黑石其中，宛肖劍式，向人爲此狡猾，不知所自來，碣石度嶺，其直如斧削者曰天開岩，仄徑巖巖，寬不逾尺，僅容杖履，雖非甚峻，而孤險令人惴惴。唐長卿詩所謂泉流通石徑，風雲生斷壁是也。自天開岩北行數十武，爲禹王碑，明少宰楊時喬墓南嶽衡山之石，重刻於此；賈勇再晉，登峯造極，即數十里外，望之如繖者，今得凌絕頂，俯視長江若匹練火車蜿蜒如長蛇，東望金焦，隱約雲表，極目四週，杳無涯際，飄飄乎有乘風飛去之概。頂有九屋兩楹，即三茅宮也，乃向中峯之北，過桃花澗而下，時值雨後新霽，澗水奔流甚疾，勢若飛瀑，亦頗可觀。覺浪禪師之塔在其南，師有句曰：「問如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開」，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真超然物表矣。西行過珍珠泉，水清潔可飲，源泉如貫珠，山中日汲之水，皆仰給於此，流連十四日而返，濡筆記之，以誌鴻爪。

# 破了沉默訴與關心我的師友

慧雲

；有為我洒下幾滴同情之淚的。對於這些師友，除了感謝之外，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我的消息沉默的太久了。我的存亡在師友間想來該像謎樣似的難以捉摸的吧。但我的生命今日依然尚在人間，對於愛我的師友是預先可以奉慰的。因為我的遭遇有些離奇，所以最近許多師友的來信都同樣地要問問我這一年中遭難的經過，我雖在每次的回信裡都說了些大概，總未能使之一一滿意。所以我想在這裡把我的感想公開地寫出一點來報告關心我的一切師友。

我自二十三年夏天從上海回到廈門，在閩南佛學院住了數月，因為台灣開元寺之邀，前往弘法，本來預算一個多月就要回來的；那知事出意外，當我要回國時，却無端地被日本的殖民地台灣政府逮捕了。他們無理的誣賴與兇殘的禁錮，使我儼然如嘗亡國的苦痛。我的消息從此突然斷絕了，外間對於我的失蹤，都是想不到的吧。從我被捕以後，台灣政府極嚴重地守着秘密，從去年一

月十六日至今年一月十一日這整整地一個年中，我的生命時時都在危險中掙扎著，我的精神上和肉體上所受到的刺激和痛楚，當然不是外間所能想像的，也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

在這中日佛教徒正高唱着親善提携聲中，發生這樣不幸的事件，這不能不認為遺憾的事吧。但，像我這樣微小的人物，會引起中日國際間這樣巨大的波瀾，真是我所夢想不到的！

遭難期間，多承海內外師友奔走營救，與我國駐日大使及駐台北總領事的嚴重抗議，始於最近恢復我的自由。已經於二月十三日的午後平安地踏上了祖國的陸地。現在一切都是像夢一般地過去了。所幸的是我的身體到今日尚能全地生活着，尙能再和愛我的師友們相見，這是我在獄中壓根兒所不敢想到的。

當去年台灣南瀛佛教會報第九期上刊載着二首弔我的悼詩時，全國的佛教徒始覺然感到一種意外的刺激，香港人海燈雜誌的編者和福善君爲了我的死都曾寫了一篇有力的評論。因此，也才惹起日本佛教界的輿論的反應。各處相識的師友有因聞我遭難而爲我開會追悼的

當去年台灣南瀛佛教會報第九期上刊載着二首弔我的悼詩時，全國的佛教徒始覺然感到一種意外的刺激，香港人海燈雜誌的編者和福善君爲了我的死都曾寫了一篇有力的評論。因此，也才惹起日本佛教界的輿論的反應。各處相識的師友有因聞我遭難而爲我開會追悼的

泰斗，有天他正在講學之間，突然這樣地問着他的門人：『倘若中國的孔子爲大將，孟子爲副將，帶兵攻到日本來，你們將怎樣對付呢？』一座愕然不能答，停一會兒，這個老頭子厲聲一喝：『倘若有那樣的事，那便把他打敗就是了，因為這就是孔孟之所教』。

如果中日兩國國民實在能提携共進，協力闡揚東洋文化和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爲着中日兩國的前途，和世界人類的幸福，何嘗不是值得努力的呢。可是日本而今的野心正無停止地暴露，他們正想怎樣地奴化整個中國的民族，要想和他們講什麼親善提携，不能不說是痴人說夢的事吧。

記得日本松岡洋石從國際聯盟歸去，在告他的國人書中會這樣地說過：『今日中國的一般青年，總是不改抗日的態度。但，假若把日本打得衰弱下去，對於中國的國民果能說是真的幸福嗎？中國到了今日還能委曲求全地保持其獨立的存在，他的背後的力量是誰呢？這是要求中國的青年諸君細細想想的。倘若沒有日本，中國恐怕早就被人瓜分了吧。又有人說：因爲美國國務長卿的一紙保全中國領土的宣言，所以中國的領土被保全的。無論美國國務長卿的魔力如何偉大，若是說要以一紙外交文書的力量，便能保持中國領土的完全，那不能不說是夢想吧？使中國領土能够保全至於今日的真實力量，是日本國力的存在

所控制的，這是不能不承認的吧……你想松岡說得多麼漂亮，真是極其外交家諷訕的能事，怪不得他在國聯折衝樽俎之間賣弄他的三寸不爛之舌要聳動全世界人的視聽了。

老實說，倘若沒有日本所挑撥離間與無理取鬧，中國也許早已脫離國際殖民地的地位而完成他統一與自由平等的功業了。何致到了今日還在國難聲中掙軋着他的生命呢？日本如果恃強蠻幹，一定要置中國於死地，我想壓迫達於極點，一旦反抗起來，結果只有使兩國國民同陷於極悲慘的境地而已，聰明的松岡，恐怕不會不想到這裡的吧。

關於我被捕的經過，和監禁中的生活，我想另外寫篇回憶的文字，但是當這口口聲聲叫着「非常時」的時代，他們所謂帝國的南方門戶，怎肯輕易地讓你和尙深入呢。

最奇怪的，是日本某佛教新聞的海外通信記者，關於我被捕的原因，只說我是因爲有赤色的嫌疑，這樣地胡猜，當然是不值得一笑的。總之弱國的國民一切罪狀只有聽憑羅織罷了。總之你是陰謀的策動者。雖然汝是與世無爭的和尙，在他們看來，却是一個最值得注意的危險人物。這裡我們不能忘記的一件故事是：當中日戰爭以前，日本某貴族將軍，曾化裝華僧入台數次，將台灣全島險要地圖，詳盡無遺，所以馬關條約，簽字割讓台灣的時候，一般民衆爲愛國心所驅使，曾聯合了不少的民軍與敵抗戰，相持至三月之久，敵人終未能上陸一步，後來由這個曾化裝和尚的將軍領兵前進，各處險要，始陸續被陷，終於喪失了台灣全土。這和尙據說就是後來征服台灣有功的第一任總督樺山其人。

因爲有過上面這樁故事，所以日本當這口口聲聲叫着「非常時」的時代，他們所謂帝國的南方門戶，怎肯輕易地讓你和尙深入呢。

說來實在慚愧得很，我們國民平日實在太不知愛國了。所以一旦發生國際問題，外交當局雖費九牛二虎之力，也

仍然沒有什麼效果，這，固然因為國力衰弱，不足為外交官的後盾使他挺着嗓子說幾句硬話，也是因為一般國民平素對於國家觀念太淡薄所致的吧。

日本近年來的目中無人與向着大陸鯨吞蠶食的手段，還不足以使我們奮發嗎？我四萬萬的民族就永遠屈服在那東

夷的脚下嗎？好了，徒然指摘侵略者的野心是無濟於事的，我們須要在各方面充實國力。空言親善是無用的，要兩國國力平等纔有親善之可言。我國國勢在這微茫混沌中已發見了些許的光明，今

日若不知愛國，恐怕他年更無從愛起了。

二五，三，四。于廈門。

## 歸來

碧峯

這次我抱着無窮的希望到閩院去讀書，但因「一刻萬變」的環境，終於把我礙阻在上海，我真討厭上海，討厭那些外國人，討厭那些潤商，討厭那些黃包車夫的叫喊，討厭那些結群赤裸抱多夫主義的繡花枕頭，更討厭那些跑乾馬路的窮和尚……真的，我不知為什麼？全上海都成了我的仇人。

沒辦法，只有再回寧波去。

星期一一早我把行李搬進輪船，這時船中很寂靜，沒有一個旅客，船僮也因一夜的勞碌，都在那裡躺着打睡覺。

挨着我的舖位是一個漠生的比丘，年紀大略在四十以上，他的面龐明顯着一副蒼白的神色，雙眉也緊皺着，動也不動在沉思，似乎他心內有些說不出

來的苦痛，一雙可怕的眼睛瞪了我一下，便慢吞吞的說：

「大師你是去寧波嗎？」他更顯得憔悴了。

「是的！」

「你知道，你問他有什麼事？」

「告訴你，我是湖州靜願寺的主持，現因可惡的一般暴徒將要我的房宇充做農業學校了，而且是奉政府的命令，我當時不承認，他們真兇要我滾蛋，我沒法只有要求×書記替我設計」。他說完了話，把衣袖擦那眼眶裡沒有落下的淚珠，「貴縣有佛教會不？」

「有，要我拿出一筆款子才出力」。他說到最末一句真使我有點不解其由，佛教會要有錢才出力，自己的力量有限，遠地求友，顯然是「緣木求魚」的舉動了！我聽了這話，幾乎哭了出來，然而，我有什末辦法呢？於是，我的歸途上除了自己的已有煩惱，又新加了一層。

唉一同鄉，現在你竟然棄去這五濁惡世了，我不會聽到你的遺言，和你作最後的訣別，想到這裏，怎禁我的悲傷和淒涼！談到人的死，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因為人的成就，本由多種原素組織而成的，是幻化的，虛假的，所以經云：「緣聚則生，緣散則滅；」又說：「光陰百歲三更夢，世界人生一剎那；」又如莊子說：「其生也如寄，其死也如歸」；那末既然如此，人死還有什麼可惜呢？

！不過在我們猶未親証佛與菩薩那樣的境界，一切無明煩惱未曾斷盡，尚在生死流轉裏，同時再以世情方面來講，同鄉由始至終，中間受了八九年來求學的辛苦，結果光陰虛擲，毫無受用，如是推想，我們的凡情，怎能免了這痛心的悲哀呢？

一九三五，十二，

三，寫于閩院修室

## 對於本刊的一點意見

萬泉

通一法師：

看完了第三期的人海燈，在我渺小的心靈上，驀然地充滿了非常的愉快，於是，我就即拿起筆桿，寫這封信給你了。以前有一二次投稿貴刊，曾在稿末附帶一些話，和你談談，但那祇是關於稿件的事，因為您我是未曾會過面的，所以無形中在中間生起一種疏遠的隔膜來，今天特地寫了這封信給您，在您方

面當然要發生意外的心思吧？要知道我寫這封信的發動機，無他，即是為「目前的人海燈」，說幾句話罷了。

時代的巨輪無形地向前推進，不覺間人海燈出世已將近三週年了，關於我和長久歷史的海潮音，而來相美，「目前的人海燈」雖不能要怎樣超過它，可也不能說不及它，以青年僧伽的程度而論，人海燈正是合於脾胃的一種刊物，同時也可以說，人海燈在我們青年學僧

小，後來我也曾在暇時寫一二篇去佔過它寶貴的篇幅。去年六月間，不幸的我偶然得了一場大病，幾乎把我的生命送入人間，由是養病於漳州南山，幾日來被疾病的襲擊，精神萎靡得不堪言狀，書本對於我，簡直成了一位陌生客，人海燈在那時和我也成了一位別離的朋友；客冬回院，因課程的荒疏，人海燈雖有時得以閱讀，但總是匆促時間之內；日前寄塵法師拿了一冊第三卷第三期的人海燈送我，回房仔細的閱讀和玩味之後，對於目前的人海燈，我起了很多的感想和希望：

界中已佔有莫大的位置了。

況且「目前的人海燈」，外表上看起

，並且要指示我們相當處世之認識與態度。

，是佛教禪宗中的先進者！同時我在這兒我祝它前程萬里！

來，裝訂的美觀排印的清潔，已成了許

3 還應增設「讀書指導」，——對於青年學僧——這要希望人海燈社徵求各大德法師對於他們先前台學之經驗寫出來

多佛教複誌中的最風雲的一個，簡直要使許多呆頭呆腦的佛教裸誌，達到「所鬼無他」的境地了。這不可不說。「自

德法師對於他們先前治學之經驗寫出來，作爲青年學僧的求學準確的參攷，和迎刃而解一直截了當的步驟，以免青年

先進者！」就以內容而論，取材均勻，文

學僧生起種種困難的感覺；對於茫茫學海唯有仰天長嘆，搔頭皺眉的苦悶！

讀物；尤其是內分有「社言」，「短談」，

完了！總說一句，「目前的人海燈」

〔消息〕諸部份，青年僧伽一見，怎不

文  
一  
二  
三  
週二

知諭前途，起了一種非常時的慶幸和愉快的心思呢？

求是  
揭(一)  
公(二)  
主術國  
六年  
由太極經驗  
導擊

意了。——以前的人沒燒，我也是這樣的。

是穿佈到走期七  
學拳與讀書行意拳(續)

海燈尤感不足的希望有以下的幾點：

月刊合道學術術之之之不幸而言中十五新正八卦圖說三

伽的求知慾望，我希望人海燈以月刊改成半月刊，作一加速度的發展！

升一謎秘去上這錄日

緊迫時機與佛教前途有如何變化之解釋

## 刊月是求

國學之術穿揭(一)  
國學之術佈公(二)  
國學到走術去上道軌(三)

# 海吟集

五十生朝和芝峯上人三十五初

度轆轤五首次韻

陳靜瀛

五十年來歲月除，清輝其奈片雲遮，  
尙酣一枕黃粱夢，已覺盈頭白髮加，  
世事若棋紛變局，塵心似水未停車，  
何如古寺參禪去，貝葉翻餘掃落花。

其一

萬千變態風雲急，五十年來歲月除，  
既倒狂瀾誰與挽，且尋法侶話生涯。

其五

疣癩乾坤海一沙，佛門空寂任鳴蛙，  
雲遮古寺山容肅，風透疎林鳥語喧，  
法喻青蓮無垢淨，影開金粟燦丹霞，  
菩提勝果如何證，五十年來歲月除。

曹溪紀行

鄭渭陽

合將流水比韶華，五十年來歲月除，  
避世自應尋樂土，憂時多半屬詩家，  
強鄰眼見思移鼎，遼海唇亡鑿補車，  
老去那堪談國事，能無痛哭似長沙？

其二  
古刹名山上善人，慈雲煦煦見天真，  
涉遠登山結伴行，曹溪一曲漫知名，  
塵心滌盡湯湯水，俗慮闇愁萬外清。

其三

志在山巔與天涯，名心久泯不須誇，  
百千刦歷滄桑感，五十年來歲月除，  
報曙鶯鳴紫陌，黏天蜃影眩朱靄，  
記隨游屐曹溪上，無異龍山對孟嘉。

其四

蒼茫四顧日將斜，春暮鶯花自可嗟，  
極塞草衰容臥虎，中夜樹冷恣鳴鴉，

翠濕青寒綠滿山，叢林深處有危欄，  
提瓶且汲清泉水，卓錫因緣未是慳。

別南華

黃鳳翎

回首瞻依意悄然，難堪山水別當前，  
此身已落紅塵里，何日重參玉版禪。

遊南華

二首  
黃鳳翎

古寺巒嵐裡，登臨足壯遊，派傳唐代遠，  
名自宋朝留，塔影擣霄漢，山光擁佛樓，  
滄桑經幾度，溪水自悠悠。

對佛難爲語，心香一瓣中，空堂迷古樹，  
細雨亂梵鐘，坐久身先定，心閑氣自充，  
浮生渾似夢，何必互爭雄。

步曹溪紀行原韻

通一

一滴曹溪五脈流，真傳衣鉢破危樓，  
滄桑無限興亡感，獨有靈光萬古秋。  
派演南宗第一流，山河千載壯危樓，  
古刹撐持一善人，搬柴運水見天真，  
叢林無處非魔窟，壓盡獅蟲佩獨行。  
瘦影孤懷慣遠行，曹溪祖脈早知名，  
輕風細雨征塵衲，卓錫初嘗自慮清。

大庸選

# 一月佛教

記者

奉化本埠法昌寺近發起組職女子佛學院，聘請寧波張聖慧女居士主持其事，刻已修整房屋，籌備器具，定秋間開學，張居士深通英文於中國舊文學尤有心得，其著作般若花海漁集風行海內，早為佛教界所稱頌，近從根慧法師修法華三昧，言行合一，有足多者。此次出主女子佛學院，定能有特別進展也。

南普陀寺慧雲法師自從台灣歸廈門來，略事休養，即着手籌備佛教公論，以期打破中國佛教出版界之沉寂空氣，聞已暫定南普陀寺為社址，已徵求社員及向各方徵集稿件，出版之期當在不遠。查中國佛教刊物言論向無真正公開者，今此刊既以公論立名，當能從公字做起，故甚望其將來能名符其實而為佛教言論界放一異彩也。

慈航法師自抵滬以後，應各方詢問，請法齋供頗形忙碌，刻聞法師徇從滬上各大居士之請，將由南洋撫返之各種法物在龍華寺公開展覽三日，聞法師攜回名貴法物頗多，如貝葉經，彌

勒佛髮塔，大金塔銅圖等均為希世之珍，預料參觀者當必踴躍萬分。又聞法師以武漢各界連日函電催促，亟須赴漢一行，不日即將由滬赴漢弘化云云。

韶州南華寺為禪宗六祖惠能大師道場，年前由李漢魂將軍發起修理，並請福州虛云和尚前來主持，虛云和尚南來以後，目觀勝利荒涼，乃以復興為己任，刻已着手開闢農林，翻造大殿，及開浚寺前河流，但以工程鉅大，耗欵不資，尚望佛教信徒，願念佛教名勝道場，慨佈資財以助其成，則功德殊非淺鮮也。

香港利園佛學會以春假正宜旅行，乃組織韶州南華寺旅行團，朝禮六祖，探勝尋幽，兼而有之，加入者有常悟法師通一法師延年法師，居士界則有陸法海，陸淨根，梁佛智，關佛禪，黃鳳翊，梁性妙，鄭明，黃繩曾，黎叔泉，譚耀煊，利玩華，曹子寔，鮑善之，鄭渭，嚴金和，李玉生，黎景周，周景松，歐陽藻裳，歐陽棣如，歐陽學盈，歐陽夢殊，吳澤希，龍燕等居士。

士，由佛學會派幹事高浩文，伍敬棠，周德潔，簡揚，諸居士隨同照料，極為方便，各團員所得印象均甚良好云云。

又上海錫蘭留學團，籌備半年，日前由滬起程南下，道過香港

，事先曾函知東蓮覺苑苑長何張蓮覺居士，故抵埗時，何居士即派潘淡白居工代表赴碼頭迎接來苑，午餐後，以輪船開行關係仍由潘居士伴送回輪，該團團員等多通英文，青年俊發，極為難得，將來學成歸來，當能在中國佛教放一異彩也。

廈門天慧，定勛，三人隨同院該日藉教師神田慧雲赴日留學，該院全院同學會發起歡送會以壯其行，聞該院教務主任寄塵法師計劃擬每年派遣數名學僧赴日留學，以資深造云云。

## 本刊告白

本刊下期出「東蓮覺苑週年紀念號」上期「編者的話」所說出學僧前途專號只有順延一期，本期萬泉法師的通信，除第一點暫難辦到外，二三兩點我們當力求實現。

編者

# 人海燈

第三卷 第五期  
民國廿五年五月一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編輯人海燈社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印 刷 林 發 印 務 公 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零售每期一角 郵費五分

每月一冊	定 預		
	全 年	半 年	時 期
十二冊	六 冊	六 角	定 數
定 費 先 惠	一 元 二 角		價

## 本刊廣告表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本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本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名，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本對于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本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為特約撰述。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本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為妥當。

## 東蓮覺苑舉行週年紀念會啓事

敝苑自去歲浴佛節日，幕以來，倏忽週年矣。此一年中，敝苑工作，爲改善佛學社，擴充女義學，接辦人海燈雜誌，開辦流通處，充實圖書館，組設筆術班，成立通俗演講會等。雖自問不遺餘力，唯以囿了一隅，陋了見聞，一切措施，猶待改善，故於本年浴佛節日舉行本苑成立週年紀念會，敦請各界蒞臨參觀指教，俾資改進。（該日中午舉行慶祝佛誕，恭請高僧老法師傳授三皈五戒）（欲皈依受戒者須先期來苑報名登記）下午則舉行紀念會，除演佛化新劇及舉行各種游藝以娛來賓外，並贈送人海燈東蓮覺苑週年紀念號以留紀念，務盼各界蒞臨指教爲幸！

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拾五號東蓮覺苑謹啓